

馮文所巖棲稿卷上

目錄

游荆溪前記

游荆溪後記

上王鳳洲書

與鍾順齋書

周山人問荅

與王麟洲書

朱子要語序

卷之二 目錄

徐太室集序

壽申相公序

賀王龍洲序

上徐宗伯書

壽韓封公序

上王鳳洲書

西征集自序

胡御史傳

葉山人集序

葆神說

游芙蓉寺記

游銅官山記

日本志

皇朝通志卷之二

目錄

國家圖書館, ORIGI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皇朝通志卷一

目錄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馮文所巖棲稿卷上

游荆溪前記

天池山人馮時可元敏著

自余解組歸趺坐蘭若屈指蓋六月息也而足音楚然曾不入耳李生鰲謂予夫子排筌汰滓韜萬象而寂歷無乃矯天和耶游之樂所玩無故且無兢兢於當世之禁矣胡自約束爲予曰子玩物而無故我內觀而常新也至游者不知所適吾姑從子適焉其以單舸爲莽眇之鳥而

汗漫吳越也遂浸尋于武林茂苑間凡二郡山水詭異者皆我有然不若向所歷黔楚諸勝會心也或稱陽羨諸山硜硜自適令人色飛數欲詣焉不得間會以見大章應試往居二日孫生秉弘以藍舉迎出城南二十里雄拔矗峙環四望列黛也又十里餘雲冉冉衣招提蓋穿石山矣張公洞隱其下若困積然從其尾入陰晦如夜假曜松膏級峻而滑蹠踔殊艱也稍右拆日景瞳朧白礫纍纍見徐睨之雙虬相攫其旁爲

仙人列豆釜鬻庖廩彷彿貌焉再拆而東北差不踞躋崩崖若墜天光乍引復逾北數十武呀然中闢昂首盱衡恍惚駭姿枵詣之靈宮金狄儼然列也四旁石乳從橫獻伎或下垂若飲飛水刺或怒發若都廬木緣或上下接若龍伯從雲際俯身與陽侯相搏天琛水怪夔魑罔象譎變隱賑登棧而上迴睇洞中滄淳鬱律若煙若霧若胚渾未凝若神變揮霍出有入無矣是洞也赤烏中帝遣豐靈闢之曰張公者道陵耶去

洞三里曰玉陽山史氏所治甃衢以石簣簣夾  
植玉潤碧鮮清蔭庇人精舍翼然以唐獨孤詩  
名瓊樹軒其樹輪菌虬蟠半死半生舞影庭際  
亢傲白日水汨汨循軒流浮鱗噉啣故是佳境  
僧出鷄黍食焉食畢度生明池西上百步山四  
圍如列垣崖傾谷晦窅然朧明時循級下始得  
玉女潭方廣數尋三面壁斜覆天為虧蔽日中  
流景瀕史耳水色瑟瑟也微風乍搖宛青琴宓  
妃含嚔而聯眇余徘徊留之不能去云倚潭閣

曰玉光凭之盡潭勝循閣西為玉清祠彷彿雲  
鬟在目復折而東有石上張下歛勢欲翔舞垂  
乳如倒茄隙處小潭伏嵐翠中潺潺陽靈飛燭  
瑩然也是曰金精巖玉虛宮宮焉有室八準卦  
名最後井幹崇崇太湖入毗矣去里許為龍湫  
石澗巖石撼流頰頰斷齧又數武為連珠洞雙  
穴如規復有釣陽洞中容百人水噓吸其隙度  
里許為一綫天水石轆轤仰視劃然青冥一霽  
天光射瀨石襲其色黝然碧也行數里則天窟

洞史金吾所輦壞而闕也初下疑墮井稍入疑  
窺堂廡左旋右轉又疑入曲巷步武錯迕憇久  
之日虞淵矣騎至罨畫溪峯鑿四周飛舞挈攬  
森森逼人投金沙寺棲焉寺並頤山其右有潭  
是玉女伏流微颺徐興毅文獻媚叢竹萬竿與  
水競綠徒倚其間夕陽西來雲霞注射山若益  
明水若益秀居有頃煙景熹微丹巘青林漸隨  
返照去矣四顧闐然跣趺獨坐煩想疏蕩心與  
化冥少焉起謂二子曰子知乎斯際也人貌而  
天也照逾寂也空能有也始信吾游之未始不  
內觀也內觀之未始非游也二生請記焉時九  
月廿二日也

游荆溪後記

宿金沙寺之夕僧語余曰荆溪自昔以勝標奇  
紀綜其實堪置屐迹者三爾詭異無先張公曠  
迥無先龍池蕭遠則茲寺蓋冥搜者宅之矣余  
以龍池未登馳神俯仰若再升焉五更起行竹  
影婆娑巖月凌亂少焉游氛高褰清旭徐上飛

廉媵予甚適也約二十里有山嶢峽偃蹇于青  
霄而秀出雲綴其間葱蘢霏疊如在衣袖僧指  
曰是龍池哉掉臂往赴山若距躍而迎予也逸  
邏攀陟憇于下菴松篁成韻泉聲相答出人間  
世矣拆而東上路斗峻足幾繭可五里爲上菴  
徑始平班荆而坐有水淙淙時播靈潤不假滂  
施漑浸千頃以故並山皆沃野上賈池中神物  
蒸雲吐溜土人于是祈膏又拆而西爲白雲巖  
磊珂相競或陬互而橫悟或上博而下銳或杪

張而端歛或若墮或若曳或若妙髮或若覆車  
或若揚袂或若建旗雖岬兮不震而常疑改容  
化態也非雲曷貌哉數武爲捨身崖青壁千仞  
下臨絕冥攬木踐苔幾冒垂堂上登孤峯頂尤  
爲卓絕儼乎神明之臺鬱起中天吞日月而軼  
風雨衆山莫敢比肩也俯瞭太湖激灩潏沆諸  
山浮沉波上雲氣日色凌之相與盪搖若鳥韻  
頽若獸駘駘若魚龍瀼瀼紛紛刺眸令人襟懷  
寥朗下山飯畢行二十里抵祝陵祝英臺葬地



里許至善權古松夾道風條悲鳴欲奪竽籟殿  
閣創唐大中時層櫺曲枅搏負瓊錯柱有雷書  
摹佩可已瘡入禮空王畢東出數百武爲善權  
洞其左峭壁矗起古木紛樛穿織雲根其前石  
峙當戶儼類伏獅其中渠渠如夏屋可列九筵  
深入漸晦舉燎燭之若床若堂若列觴豆垂掌  
若招立柱若表是爲上洞更拆而下草樹陰森  
飛泉溶澗踊流擊石疾除相續冷然宮商之音  
斯水洞也視上洞若牟首爾玉田旁綴滕陌宛

然其內深黝無際會日已濛汜亟匍匐歸迴顧  
二洞漸入煙暝而祝陵村火星列矣善權未果  
堯時要亦畸人節士也枕石漱流其何資于閭  
闔宜其襲名云晚宿三生堂明日下餘皇秋漢  
寥迥煙生湖際酒之陶然也與客揚摧所游輟  
然而哈私念善權伯仲張公怪僧不及或好有  
箕畢焉馮子曰余嘗游黔山矣諸洞巖詭極異  
標舉秀發不可殫述以今所游其犖犖著者方  
之彼不十一焉而彼旁魄沈湮名亦不十一焉

茲也無異故所託使然夫士也亦如之彼姱脩  
懷琬琰而蓬累于世其遭爾寧與溫蠖者爭所  
託哉

上王鳳洲侍郎書

始自郎署中諷大篇艷之以爲斯文也鏐鈞百  
家繇絡萬貌軌格旣高丹矐兼蔚足雄視宇宙  
哉寧獨當世也我明中興二李振炎自先生一  
出猶太陽赫曦而天策失其焯焯又何有于燭  
火僕固未嘗北面私竊稟業焉累年濡首吏牘

靡有一言可蹈神境挂冠東歸將從先生海濱  
沾丐賸馥而據掩關遯我橫目民矣賴天之靈  
猶及鷦明之未翥而乞一毛自賁也別後抵餘  
皇蓬窻之上恍惚霞舉之態秋色漂颯伊人在  
想何能爲懷歸自茂宛暫屏塵污即當追隨高  
武士成綺重趺南榮越累糧彼獨人哉蓋不肖  
友于今古注意高仰無右先生也以藝苑衡固  
且盟主我即人倫亦領袖乎太和爲表清真爲  
內多可而不徇振竒而少怪神懷挺率高韻調

暢淪于道矣遐蹈益東將無鱣鯨其目而溝瀆  
寰中耶蓋聞天隱之士浩然太虛誰俗誰真應  
不外韞冥不內捷日群人類而莫窺其閫也依  
蓬藿以逃虛地隱耳未免于垢物而珍已也有  
所珍有所垢間于道哉始嚴先生之淪于道也  
今更疑先生之間于道也蓋亦尋天和于醇酢  
而委人代于闐闔乎凋顏傷趾絕景吞響矯矣  
夫僕固冲漠公子也將從先生游泳以卒世竊  
謂三弇之間亦幽藹而虛玄矣奚必東先生而  
必東也其肯東馮子乎恐高轍之拂霄墜而出  
蒼垠徒令人悵悵于藪澤也拙稿紕陋偶有所  
窺亦飛蟲之弋獲以先生執牛耳敬索敝賦以  
來會其進之而列于踐土固惟命其棄之而舍  
于隸人亦惟命若得片言以冠首簡使天下不  
秕稗僕尤厭意哉敢邀惠于先生

與鍾順齋給諫書

庚辰別後五易寒暑匪直違離係念而一有欲  
言誰爲郢人此尤悵惘向知丈不北而南也竊

訝 廟堂未盡熟宏抱而不以適 法宮雖儼  
然要樞人地未相衡也竊聞之臣子隨地致身  
何分遐邇矧樹節獻言南北瑣闥一也其誰軒  
輒今天下雖號治平然名正而實未麗枝柱而  
蠹猶潛後事而言寧若先幾而虞耶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消長君子小人不分則治亂未定  
也所以春秋扶王道之衰專于別君子小人而  
別君子小人也別以意微顯闡幽聖人作用乎  
以已高下人者私也以人高下人者亦私也易

解言射準而又言解拇準則悍鷲拇則附和以  
是衡人十失八九惟不詭不隨平其心以別之  
則君子小人可不假筵筭而得此輔皇極維世  
教之要也世無賢愚莫不以容容爲閭侃侃爲  
哲第論迹原心要貴不倚清而矯剛而復中有  
倚也又或外見憤懣內懷趨射苟勢所歸無論  
族類輻湊自效越游壠射計愈工矣習益下乎  
挽而迴之以輔皇極維世教丈責也黃鐘一鳴  
瓦釜自息天下且傾耳聽之哉歸自黔中擁帙

閒居蕭然物外頗得性命之旨恨無由與丈一質極目秣陵實勞我心

周山人問荅

天池之麓周公瑕考槃焉睇之巖巖聆之澆澆宜隱淪所託馮子解組後藉為蘧蘆也清晝燕處公瑕謂馮子曰吾始狗華大夫視子也子顧沆瀣天游疊疊玄思藉令子輟山陰之棹幾失子矣子嘗閉以地文也何不示以天光而為是沌沌也馮子曰惡是何言也夫學日益而道日

損也夫予之薄于利也猶壘山之膏不汚濁踊也不能無概于中者名爾今將損之而子固益之耶名者身之接摺而利之嚆矢也道無得者名障之也名障之者性命未徹也誠徹于性命矣何有于名彼名者衆口所名也沒于域中者所嗜也心淪神域而游物之初者曾何汲汲然簧鼓衆口而賈芳津殘耶吾今日損矣不然其杓之人也非道哉公瑕曰名一也趣異焉仕而鶩榮名寧隱而蹈高名耶子毋小山招而不轆

輻擾也益務峻其履郁其詞久之而煜雲天淵  
矣馮子曰吾名乎吾將逐衆人所競而寶至人  
所棄乎至人者處名而小有名者也出以治世  
何榮之驚處以葆真何尚之蹈子以高勗我也  
於名不釋安得云高且也標迹為名晦迹為隱  
其相詭也顧相邀耶古之隱者矯足同塵所尚  
殊軌鑿坏洗耳則類于一織絢緯簫則疑于避  
釣者以名後心避者以敵名語皦然可爾違  
和彌甚矣必也忘名乎人之軌躅也抱一煬  
和韞玉筍藻同而能異異而能同飭細隅也而  
不知我執大象也旅窠間也而不知我棲皇古  
也淖乎在澤也而不知我杲乎在天也夷乎希  
乎不示人以尚也而不無所尚也吾與若蹈是  
焉將不必翹蜚廉馮黃鵠而金閭之市臯橋之  
居且以為大荒之庭且以為泱泱之宇北山不  
得移而小山不能招也公瑕撫然曰命之矣我  
向者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與王麟洲學憲書

淡圃從游蕭然有江湖色也媮快哉次日請二  
山人復憇弇園岬嶠唧嘈親我耳目其柰伊人  
一方何會心處時或若有得而引蒹葭遠水致  
于浩麗中也則倏而尚羊倏而愴怛矣至讀二  
公詩詞又與丹崖翠巘金泉乳壑角晶瑩璀璨  
宛伊人之在目而可挹也俞謝二君亟稱足下  
風領毛骨近世罕見不佞因謂文章緣人高下  
以文窺人猶攬枝察本長公與公人也長公外  
可而內雋公外朗而內潤標樹自貴咸不率爾

人非凡品斯語無凡境從容林臯飛沉莫介擬  
情賦事遐襟澹如空端霞外大是氣象矣彼狂  
而怪以怒狷而急以怨商僭羽厲偏至之音曾  
何足以窺其藩不肖無狀隨牒自汨雖有撰次  
境地未超其以鏗鏘一時亦未能何論千古震  
澤之濱爰有盟主解組東歸厥有意爾豈其憶  
鱸而遂翻然也精廬絳帳幸容一席河伯伛彊  
不免氣盡于海若之橫眦然雙眸間已壘空四  
瀆而稊米中原矣大序見許先相非貳者便當

欽祚敬因闍人而請之

朱子要語序

馮子曰世道之升而降也必命世者維之乎世道之不能不降也天也而不欲其終降亦天也聖賢于其將降之際挽其流而維之是謂命世時乎篡逆孔子維以春秋時乎楊墨孟子維以仁義中國之不夷狄也人類之不禽獸也維之力也晉之老莊而無以維也則五胡矣有宋之時道學大明而游揚之徒妄開逕竇幾浸淫乎

佛氏朱子懼其流也殫力以維詳哉其言之也近世儒者啜王陸牙後之慧而陰操戈焉豈以爲聖學簡易支離則晦而不求之一乃語萬哉始也濫耳其後群咻衆喧瞿然使天下棄常經而趨于禪宗之狂解矣嗟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義大則鄙者難入言微則粗者難窺鴻裁妙割量器敷範酌于大小精粗之間朱子之蒿目也深矣居敬窮理精察力行而一旦貫通由其言者雖未卓也亦近實焉蓋



朱子之言不以諦聖為急以破愚為急也不以已所獨契為學術以生民所共契為學術也夫是之謂命世我明中天宗其學而程其猷二百年來鴻昌茂明如一日有以也藉令統希夷籠象帝而離形厭事曾何以經人代世之學朱子者則詘近儒近儒亦詘朱子學朱子而弊者流入于口耳其于聖道猶奴主也學近儒而失者必至墮黜乎倫物于聖道華貊矣嗟乎學術之弊厥亦有由不殊謫則不足標戶不簡便則不足鼓衆濫于一人浸淫于宇內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久之而盡廢天下之實吾不能不悲夫世道之不降也林居多暇比輯先儒格言于朱說特錄焉以予不敏惡足維世其為朱子之儲胥以悍剝也

與王麟洲學憲書

胥門一晤微見德機世人徒以文藻意氣重公而不知公之清識廣器方中美範也僕不覺自降薄矣席間吐示肺隱勗予所未逮十年長樂

不之聞也上通神明下燭法物其以尸祝四域  
有餘何但于我為大巫竊觀近世之士墮塵紛  
眈鼠腐者無論即所稱名流瑕庇未免貞則近  
厲潔則偏枯竒過遠情狹過淪檢雖鐸金叩球  
驚耀千嗣寧當哉若先生幾中和矣以式多士  
關閩之學寧不中興仕牒再捧非匣中珠矣天  
高海冥調致自在也客有謂公已修三摩地而  
猶然耽榮也欲為淡圃移文焉不知佛經以治  
世之語資生之業謂與實相不相違背而菩薩  
既出生死復隨衆生入生死以圓滿菩提也彼  
教猶然若吾儒宇內事皆分爾出何傷蓋有出  
世之心方能應世有濟物之仁方能成已矯性  
偏智非達也以公高品當于綰朱墨飛羽檄之  
間而神屬溟濔超四空豈遂淪穢土哉先生行  
矣吾道之南寧獨一人慶拙作絕無妙吐方竭  
蹙以馳驟後塵先生乃墀之西京黃初抑豈通  
論或假我歲月當毋讓矣

徐太室先生集序

馮時可曰文章之爲用也法必古程機貴神解  
法出於古非古人自法也物之有則開闢自然  
天爲之創機出於我非我私臆也匠之照矩尺  
寸不爽神爲之尸運我之神法古之法精詣而  
不偏馳高武而不後逐斯士之孤出獨樹者也  
由漢以來代有幾人司馬遷班固韓愈其著者  
遷不剽先秦而能先秦也固不剽西京而能西  
京也愈不剽史漢而能史漢也運我之神法古  
之法者也孤出獨樹而不數數循世者也宋元

而降學士大夫貪凡嗜濁匪比地其波哉無柰  
何恢弘其緒者之竊影逐響而又以橫睨天下  
也先生悍然非之曰彼夫也衽麻而效組纊者  
也古于聲不古于調即漢魏盛唐奚爲古于詞  
不古于意即先秦兩漢奚爲是論出豪者睚眦  
矣先生視之亡如也旣而曰世墮焉放矣燥吻  
無益于俗不信適取對耳乃噤不言而益自肆  
集成若干卷時可以暇寓目焉其爲業也天倪  
律呂性靈標格衷之以聖準之以雅經之以正

緯之以竒愆溢而動雕鏤自恣雷聲電掣而風  
雨四至也海含地負而琛怪百出也龍象縱橫  
而金鳩夭矯也風胡錯而紫氣拂鬱白日陰陰  
也徐而探之結幽構眇章妥句適亂而復理吐  
而能含揚而或抑淺而彌深促而愈緩盡而且  
餘臻西京之轍蹈建安之境而并其境與轍泯  
矣昌黎北地且遜武乎去輓近世千里矣蓋先  
生不事剽模匠神隸法法至則天契神來則法  
合以我古而非以古爲古也所謂孤出獨樹不  
數數然循世者也彼睢盱者日持古之三尺以  
繩今世而決裂鉅釘益卑卑爾藉令天下耳食  
之徒群然布侯其能與先生席噦冥而競象罔  
所得也先生風標嵯蘖神襟灑然端委談咲運  
量四字而當其不可脫屣辭矣其不數數然循  
世獨文哉

壽元輔申相公五十序

萬曆甲申歲八月 聖天子景命萬國謹呼稱  
萬壽而相申公覽揆當景命月作朋岡陵盛事

也某等從里中間之命不佞效一言之祝曰夫  
國家運數測于元氣氣有盛有漓初未始不完  
且盛後稍洩而漓也自完而漸趨于漓日之朏  
明而曷也惟 上天博臨將以單厚戩延夫

國家必培其極盛而挽迴其將洩然非有中和  
博大魁落樸誠之佐何以斟酌于極盛將洩之  
間而效彌綸耶由茲而觀公覽揆降嶽非偶然  
也祚之神明培之冥漠產也與元化相醞釀際  
也與國脉相茂永豈區區尊生葆神祈黃耆以

典刑有位者倫哉嘗竊窺天意與 國家之氣  
卜之矣洪永之初元氣如金在鑛渾蒙如也成  
弘間太阿在匣精光黯然也由嘉隆至于今太  
阿發矧雖綦隆泰際質離矣法盡其防而苛士  
盡其材而巧操如束濕應若轉環天下痲痺而  
民爲澤中之蕉焉反之者不遺力矣無柰牙萋  
菲而角芒刃者之蔓乎夫其盛而洩也洩而漓  
也迴之而莫能迴也天虞之矣公秉樞也有意  
乎萬目睽睽需之也公于是振羔羊于細旃却

苞苴于千里虛如海受平如衡準定雜爲一合  
異爲同雅裕之徒軒于簿領推魯之士最于儼  
訶持重馳悠先于爽快取辦久積默運使天下  
精神習尚盡趨于中正篤實其于元元也輕刑  
薄賦與相休息斯際也臺省摯御勢相引繩鈇  
名者爭爲激而拾藩者巧爲比公調其激而杜  
其比造膝密勿格心明誼迴一人私指而就窾  
宇公議微有齟齬至誠以動委曲以解卒令  
玉几或強而受或忻而懌膚寸之翳豁然于陽

靈之曜空而不知公潜消之也爰立以來未匝  
二稔而紀綱日張鎬壇日肅表著日恭北固駢  
髦南戡燧埃霜霰四除盎然春溫元氣已洩而  
漓者復盛而完美公雖昂貴而自御也靡禪纒  
阿錫于家也靡膏腴上賈之產于令嗣也避清  
華而就散局所以爲身爲家爲天下皆使有餘  
而不盡惟不盡其餘遂得食其餘也故無事貴  
生而身壽無事祈天而國壽禮五十曰艾稱始  
壽也自是晉迄期頤平格之勲益恢遠哉詩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言天意也又曰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言人願也天人交壽其附景命而朋  
岡陵也寧有涯公生乙未八月十六之夕于時  
金波騰絢卿雲朗暎蓋上天博臨之矣

賀王龍洲督撫南贛序

歲壬午虔州督撫缺上以王公撫貴有異績移  
填焉于是藩臬謀爲公賀而不佞某辱當執筆  
敬撰次之而有感于公之措注非易也蓋治中  
梗者蘇枯弱強徐而綏之易也禦外侮者決機

制變斷而行之易也惟外之而或鳥馴內之而  
或獸突壤接勢聯衝胸掣肘在變與未變之間  
而不可以變棘不可以未變弛則措注爲難匪  
藉重臣何以折衝遐遠而銷弭萌孽哉貴本羅  
施鬼國置省肇自永樂林菁櫛比劍峰指攢耕  
地若甌脫庾無半菽夷與民犬牙而栖寬則稽  
首効款款迫則旅拒城山池澗十萬之衆不得  
肆志是以 祖宗恢弘天覆不究切之有深意  
也而徃効攘苴之業者欲草薶禽獮之舉空釜

而索餽饋廝輿之卒致有不備而且以傷 祖  
宗之仁于是撫茲地者每苦蹶蹙乃公鎮之隨  
事擘劃建置長利先時長沙供餉歲靡半五公  
蠲其舊負俾盡力償新而又調停開納曲爲乳  
哺軍不復饑諸省亡命窟穴貴中外導夷刳內  
構民訟公嚴逐之無令留境而土著者帖息安  
氏母子諸夷衿袖曩以畔換褫秩公爲之奏復  
其職提衡戒勉令自洒掃遂受臂受事以故諸  
夷喁喁嚮風欵附者百六十餘寨所獲丁口數

萬計銅仁諸孽意有所觸蒙罪徼幸逆偏校之  
顏行喜事者甘心焉公持重力止遣一介使馳  
往剖判是非不俟詞畢各就約去無譁他如脩  
津路嚴市易練兵制凡所施行與夫治中梗禦  
外侮者勞相十而功相百也蓋公於諸苗也待  
以待中土之心而治以治夷狄之法不競武于  
有變不飾文于無變是以治成制定惡絕仁形  
羅鬼之巢駸駸乎卧閣矣語曰扁公療疾危則  
顯竒王良用馬險則呈捷貴實危險竒捷見矣



度亦雄桀藪也遭耘耜后灾害帖息是危而稍  
寧險而稍夷者也貴不能難公而度獨能難公  
乎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入佐天子且  
憲萬邦寧兩地也

上徐太宗伯書

公風領正骨非特交戟間最索之海內亦且寡  
二往敝轍道楚中其人口公嵯巖狀視同事者  
不猶和長輿于苟公會哉今江陵公捐館而屈  
指諸執事以揖客見重者惟公耳豈造郟故哉

近 皇上肇始則百計倫儀物公績爲多苟狗  
同子橫玉何難于此益占操矣山公之選寂然  
不副期何爲也領縉紳者豈廉謹是貴取胷臆  
中能運天下士不爲牝牡驪黃所拘耳譬行三  
軍何但當與士卒分甘共苦要在操縱駕馭左  
而左右而右十萬衆若一人斯大帥哉此非公  
莫能非止爲風領正骨標吾黨也

壽韓封公序

語曰物以閔完人以齋壽風胡之鍔其劓也歲

不數試園客之絲其調也日不再鼓隱逸之士  
滅影窮巖銷聲愚谷窿窿龐龐沈翳於世斯能  
排斥冥筮而育艾神齒雖然匣藏而後剗浮彈  
而後媿物之藉也晦迹而後全逃名而後適道  
之薄也能有待而不能無待非善養也善養者  
天韻玄漠神懷冲素身弭華纓轍寄中宇而飄  
飄然階寥廓臨煙液矣豈待夫蕨晨藿暮滅影  
銷聲始遂其致耶嗟夫篚玄黃于永興盛土木  
于剗下隱居巖穴者猶然以泉石爲注煙霞爲

緡也而沉浮問里之士乃欲其頽焉天放不受  
接楮亦惡可幾信乎善養之難也韓翁庶幾哉  
翁生稟美範少標芳躅冥心忘口削機偶天雕  
龍之業棄如屣舍而好里居曰吾遺子一經薄  
田無灾傲羲皇矣安用碌碌以勞生爲及令子  
太史遨翔木天繁錫逮公褒誇甚備艷耀當世  
而益服勤儒素宣發希微控玩雅俗每際露初  
星晚則興言高詠撫掌睥睨陶陶然也太史侍  
講金華公被章采錯然潤異矣吳俗以子故霑

一命輒飾冠劍連車騎焦神重精而競能素封  
公心不善也盈而虧之豐而約之兢兢然若弗  
克當天奉而益自振擢食不昷列戶不朱綴驂  
駢遠謝鳥雀自閑至其神理意氣則彌王彌遠  
階寥廓而臨煙液矣夫是以行年八十而有嬰  
孺之色嗟乎人以嗇壽徵于公矣山樗澤雉則  
非喻也推分得和養恬繕性庶幾有焉世俗攘  
攘登枝捐本者無論即隱逸之士遐輪方外猶  
且設爲名高歸于富厚信乎善養之難也乃若

善於大林丘山者率多精神不勝役役思以自  
放則磨慶與隣蓬藿是託乍遇而喜喜繼而悲  
迹雖超物實爲物障語高可爾如玄解何公居  
闌闐通達之區享有天澤無摧鱗蹠羽之慨  
無牢慙憐悽之遇其自隱約也難爲於布衣之  
士乃獨矚然榮枯槁而甘堙曖若然者其性定  
其精凝其能善養者也鳳色鴻姿無涯大年可  
占筭哉予未習韓公比部申君自太史門下目  
其高踪命予文焉不敢辭而爲之叙

上王鳳洲侍郎書

近牘想已入覽先生文章醞今茹古雖間出入而實非尋常杼軸所能經緯牢落四顧代興者誰向于舟中喻及胡元瑞仰窺獎拔盛心彼固翩翩可兒後來之秀第意廣氣浮方沾神龍之咳唾遂肆狂象之縱橫目邈前哲口轢時流聃聃者衆良由自取負先生矣乃若所長胡寧終沒歸自吳門索其業于周公瑕處適音亮節步驟歷下讀之令人爽然所遜者沉雅間適耳世

俗不察其瑜而猥摘其瑕與蠅蛙黥黥之作同類而共咲之也嗟乎人心不古雌黃自恣匪直繞指宦路亦當卷舌藝林矣問塗大隗采菽中原道無兩可理有真筌先生主盟何囁嚅于小辨何蹉跎于大咲不佞居嘗忽忽左顧右盼徘徊無掃竊謂宇宙無文幾長夜矣冠蓋相索濡沫幾何故夫同聲之士神比響追雖曠山河宛延之致自踰具邇江左區區幸有先生獨維墜緒俾我後進如客得歸其如先生寄踪等覺黜

響聲聞金鳩擘海不可維矣我儕尚自汨汨瞻  
言百里晨夕慨慷愚公夸父不自忖量欲以穢  
土千軸易蓮臺咫尺先生許乎古人相思千里  
命駕柰何東鄉跬武間而不沾沾一御李也令  
弟業入閩矣巨鰲無狀鼉鼉作力播散餐玉之  
侶令我孑然當倩巫咸上訴 天帝耳

又

聞有間僕于先生者謂僕練卒取前茅以與先  
生角銳又謂僕目無先生摘其類以示人先生  
怫然也嗟是何言李何名高為敵國齒鴈行耳  
先生之貴僕方襁褓迨僕粗知槃帨先生逃虛  
矣掛冠歸來雖與先生並立江南而一宅海上  
一宅山中風馬牛不相及何所用角所以致萋  
菲者有故某子者僂而脩謁盛詆先生之文以  
諛予也予不覺墮其雲霧漫應之曰瑯琊有蓋  
世才而無得于道色澤雖妍名理未徹稚語累  
句不能檢鏡聾瞽易悅恐後世難欺耳彼又曰  
北地崛起復古偉矣七子離之悍然鳴張以古

自負何也僕曰彼知古而不知所以古也古人  
之文語質詞簡氣外溢而神內葆今者巧矣浮  
矣氣索而神泄矣何以古哉僕謬論如此文章  
得失自有定評雖僕嚴事先生不能掩其蔽也  
然使其言無當先生以妄人目耳使有當亦先  
生刀圭助柰何怫然文章之為用也大其為技  
也小伏聖軌經人代使萬古不冥行者皆是物  
也是可養致不可力探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則  
雕蟲業也志于道者惡用是哉用大則不可競  
技小則不足競久矣予之駢拇其文也先生業  
修淨土方且徹綺障斷名根柰之何舍玄珠而  
重副墨也

西征集自序

馮子曰文章者神明所寄也聖知之官而人代  
之宰也立之為次而託之最遐是故達者尚焉  
嗟乎天不秘精聖不秘法萬象日呈吾以性機  
群動日供吾以天籟也而操染雲興請者寥寥  
則豈惟世下蓋濫于離道而波于徇俗也古之

學者執符于六經伏軌于四教後除靈樞旁訊  
物變精葆氣溢而後操縱離合逍遙自詣世之  
學者不沉畜于理窟浸液于學海而區區掇菁  
爲課丐馥爲程以自潤賁則局志于物之內而  
不能妙解于技之外其岨嶴于胃而躑躅于吻  
勢固然也若夫觸事敷衽緣物奏響神工意匠  
執矩司契雕剝自如短長惟擬而後究態遞形  
可以有方可以無方苟中無植幹與世順比誇  
嚴于先啜訾于後風神失貌月且違心嘯非發

于蓄憤歌不出乎鬱陶縱竭能抒抽非質矣斯  
二者不善所以爲詰而何以詰哉明興以來幾  
祀矣習者以易獵易無當于古北地執芟以導  
作者其後歷下諸公代相雄長非古不迷然不  
能冥迹于循而超武於襲繁弦高張下管偏疾  
遂令後進希光附景互相睥睨鉅釘殘津齧齧  
異調以放形標致以樂聖諦盟雖玄黃燦然而  
典謨風雅委地矣蓋不以神明爲文而以文爲  
神明則是以聖知之官爲壯夫之隸也是以人

代之宰為俳優之業也文盛於茲亦弊於茲千  
百年精氣不可旋復抑豈惟世下由夫離道徇  
俗之徒執耳壇坫乎哉則澤仁義而藹如者左  
矣余小子固喁喁者也始困佔俾中道毛束吏  
事于道微矣及其構撰又不能信腕自致而每  
睨人眉睫為步驟其何以善所詣獨幸余之所  
循者人而所偶者天也故機或時塞亦或時啟  
琅琅絕致什獲一焉其不以之覆瓿而施之梯  
耻甚矣二王先生乃以締致苦心寵靈之嗟乎

士于斯業不足紹聖真經人代直技耳何以淫  
思而矻矻為自今以往獨契神明土苴之矣

胡御史傳

公名洵字原荆世無錫人自少陵夸倨霄意不  
偶一世為里人詆毀稍自禋肅舉嘉靖乙丑進  
士推擇令永豐永豐民善訟公購得其計議主  
名起居嚴治不少貸踰月庭常空無人客有過  
邑冠仄注抵掌稱王氏學從者數百人一日據  
臯比吐詞如屑眾拱聽讚歎名通公往視因謝



曰茲地單外子淹踰時惟是餼廩脯資竭矣令  
俸薄不能供具柰何念學徒有令爲師無煩長  
者請治行姑以高論嘉惠他邑學徒何若客慙  
而去尋用宿駟盜事發他邑人問公公曰我向  
與盜相覺也不彼捕懼爲邑諸生詬耳盜亦有  
道吾所以處盜亦有道也居七月丁母闕孺人  
憂服闋補安福令其操舍倣永豐稍輔以術居  
久之與藉藉起公問不懌曰我向以循吏吏茲  
以老吏吏也召拜御史疏論諸侍中鮒入覲出  
大爲政蠹宜稍加裁抑交戟間日攝公美會紅  
星犯禁垣公以爲

天子當陽四方是則宜謹關雎之治令女史進  
彤管

兩宮鑑別衷辟譬之雞壘豕苓可以引年不嫌  
早畜推此意具言之語不無過坐觸禁罷爲民  
公得 旨跨一驢出春明監門闌以白罽披公  
背贖以千錢曰公言所難言彌彰

聖君聖耳慎自愛行且賜環矣姑納是酒貲負

意氣者我曹寧無人獨甲乙諸公翩翩耶問其姓名笑而不荅公歸里監司守令過公者遇之頗矜豪率任意欲往報坐藍蓐報否則已門下客伺公醉蹙額言某所治獄寃某人爲吏急至傾家公盱衡奮髯屨及堂皇立白之當路事解客受謝公聞之不責也荆石王公知其事因舉觴壽公言曰嗟原荆御史言事職耳頓

主上仁聖雖奪而官猶完而身今且舉一觴相屬莫非天澤也古之君子知盛名難居則務却之君不幸有拂

主名居之難矣却之尤難每見先朝言事逐臣其賢者恠其衣冠以盛自負而小智者旋其面目以苟自容皆吾所不取嗟原荆居名毋及傲却名毋及澇而後可以免公領之然請見有司言事如故曰吾豈能同寒蟬第不染膏脂而已夫避小嫌而不與人排患解紛者淺丈夫也吾不忍與人排患解紛而有取者商賈行也吾不屑吾外汶汶而內皦皦也吾不任居名吾且

却名有司或嘖嗜與公不相能則數數乘酒狂  
 語侵之有司忿至曰我何難治是白眼兒因以  
 毀于監司諸公自是干旄希至矣公甚困則尚  
 羊山澤自解慰江南奇蹟屐齒無不徧矯矯霞  
 舉濟勝之具恒自過人與山人王叔承善叔承  
 工詞公不憚曰惡用是脉脉咨咨為哉大塊噫  
 而萬籟鳴貴自然耳為文若詩衝口恣吻自足  
 玩諷多悲壯激烈以洩其不平人或稱之直臣  
 則曰謂我豪士可謂我酒人可謂我直臣我敢  
 有是名萬曆己卯哭伯母過哀病死橐無銖金  
 踰時始歛人更目廉士云令子允協甚馴飭謁  
 予舟次請文焉為之傳

贊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大忠無所拂辭  
 不得已而傷其志暴其短于大戾而欲以修和  
 衆庶即實其言非幸矣乃若不以引罪而欲以  
 矜賢則仁心為質者不忍善乎王公之言有味  
 哉有味哉吁嗟胡公歸而杜門可也

葉茂長詩集序

予未友茂長蓋俞公臨友之矣數爲予言錫山之市有磊珂骯髒隱于詩酒而不可一世若葉茂長其人者子寧推轂下之耶余唯唯因以質于汪山人漢陽漢陽曰是人陸沉而翩翩者也吾識焉初覲之示予地文而德機寂然也稍暱之藹然溫茂而風致疊疊也後共之遇豪舉其人微見偃仰而拂然振容若將去也又共之飲達官則揮塵雄談矢注而風發旁有膝席囁嚅者盱衡咄嗟之悍然旄仗下形而一座辟易也

吁嗟不以單綬自左如葉君者其鮮哉予聞之疑信相半也繼飯鄒彥吉齋中讀其詩而嘆曰信哉如其人矣布衣之士窮愁無聊則務挾斥物變迂觸風容鈎棘其腸而鉢陷其胃雖其極思盡致能道人所欲寫而不能寫而不工者顧其幽傷瑣迫隘靈府而慘區中若秋之爲氣悲哉漂颯矣君所爲行桑樞蓬戶素產蕭索若不能俯仰而其自託于詩也不爲幽傷無聊拂厄不平之語以劇其神而銷其氣沈而能鬯鬱

而能肆色象不出于榆枋而意態自恣于九萬  
其磊珂骯髒不可一世每寓于言之中而溢于  
言之外如躡者之怒美人如侯生之立公子如  
毛遂之按劍奉銅盤而軟楚王又如慶卿之睨  
柱秦庭而擊筇燕市讀之使人眉若揚而髮若  
指矣吁嗟汪君所稱豪舉所稱達官曾足以爲  
葉君之信陵平原耶曾足以爲葉君之秦楚王  
耶何惟其不拂然而悍然也彥吉復爲予言葉  
君以負氣故難爲徒其暖妹君者十一其齷齪

異趣而疵瑕君者十九葉君故不悔也懸衡以  
談或伯仲三代人物未能于秦楚間竒士庶幾  
哉雖然予之接葉君也則藹然溫茂而風致疊  
疊也稍探之而德機寂然也與所稱詩不類抑  
亦以是磊珂骯髒之氣揉磨鑱革融而化之耶  
其或所謂能白能玄能觚能圓立于不惻而游  
于無有者耶蓋鄒所語故葉君也而予所見今  
葉君也然則後此而稱詩也即操二雅以引繩  
墨度幾旦暮遇之何秦聲楚調之足云俞公臨

之稱茂長與僕之序茂長也其未盡

### 葆神說

天池山人巖棲門下士從者數十人一徒眇論  
溢發傾諸同學居有間丐沐者三四諸同學使  
人矚之則置駟姑蘇四郊造請諸貴人矣後數  
日復從山人問學焉山人曰生休矣世之學道  
者孰不驚空說而論聖賢哉綜厥蹈履率跣跣  
而無檢炙輶而墮節計資斧辨錙銖以自倫于  
里胥游徼者神弗葆于心也心者天府昭明靈

覺圓融洞徹藏宇宙而不滿酌萬物而不竭宇  
宙萬物初不限我而我自私其身自限于宇宙  
萬物者神弗葆于心也神者萬物受之而不能  
知衆人知之而不能葆故君子畏而欲葆之惟  
欲葆之神之亦葆神葆則道合神散則道離可  
弗畏與吾試觀子子與吾居也眇論溢發子之  
耳目爲子之耳目也離吾而他人群也寧以其  
競競于茲者廩廩于彼耶則未然也聰者塞明  
者昏婉婉者恣睢檢柙者隋慢向之耳目非子

之耳目矣乃復與世事相逐而不止焉以物交  
物神惡乎葆道惡乎得悲夫子之刑于天也久  
矣孰能解之耶子而欲解也莫如正汝形一汝  
視攝汝知去汝辨約汝交渾乎若璞冲乎若大  
羨歛乎攝乎若藏于將於匣而息良駟於廐也  
積日累月真心自見真心既見神將汝葆道將  
汝居宇宙萬物將不汝限隔而且塵垢肢體而  
且晝夜死生而且芻狗軒冕又何哉汁之啜而  
門戶之營子自此不復置駟矣曰先生之教小

子也至矣不偏枯乎曰神葆于心貫于宇宙萬  
物豈絕事屏慮槁形灰心之謂耶能靜者欲其  
能應也故葆神噦冥而龍見雷聲萬物炊累矣  
及事變之來不與之馳不與之闖不與之緘不  
與之盟則終日酬酢猶夫燕處也形而法視而  
端知而深辨而當交而益天下之事浩穰旁午  
而卒無能困吾之神吾之神徹天徹地周流六  
虛而未嘗不葆學而至是度幾實際矣不然子  
之耳目且非子之耳目而猶驚空說以論聖賢

是以聲音療朽索瓠解結何幾哉

游芙蓉寺記

往山人俞策語予芙蓉寺之勝津津也余以九月來陽羨將往探焉從者告脯資竭則信布帆而東矣私與宋生期再旬日羸糧而來會有事吳門至臘月盟幾寒宋生操單舸固邀曰平原期可爽也山靈寧可負拂衣從之至荆南兩雪害遊居八日而天始解翳寒空淨碧宋生躍而言曰山靈悔禍矣可再負耶相攜出南門行五

里兩復泔泔下昇夫指墟煙中曰此石亭步吳氏別業可憇循茂林而入有亭跨澗班荆而酌則松挾風而舞蒼虬泉挾雨而翔白鷺其聲疾徐鳴珮哀弦相競也循澗而南爲斗崖級而登有屋三楹再級而登復有屋若閣道焉雨忽少弛雲亦徐收銅棺離墨諸山連延騰擲乍有乍無少頃霞奉陽靈破陰穿漏嵐采藉之或紺或朱或黃或紫綺繡萬狀久之山雲競合漸入煙暝度不可復往而主人亦下榻于樓矣竹竿拂



檻風搖雨灑韻幽奏然宛似浮湘曉起雨止日  
帶微陰蒼翠四逼遊興益發倩樵者爲導循山  
椒而行旁無草木直臨千仞俯睇杉篁疑爲淺  
草忽凶飈橫攪割砭若刀雪花片片霑漬冠衣  
僮役扶曳屢起屢躓蟻行十餘里至天然菴左  
有水池狀如覆蓋右有洞如永菴昔善行尊者  
所居因以名焉其前則雲林煙壑爭相結構兩  
峯並峙若咕囁耳語豺虎縱橫其間僧舍狹不  
可止僅熾炭燥衣而已下山從間道度十五里

爲芙蓉寺寺居萬山之中龍蟠虎伏附離而爭  
向前有天井洞當入山之谷口也又拆而西爲  
散郎洞入叢林中數折爲白蓮亭紫樹斐疊碧  
流瓏玲益西有飛雲梁蒼壁四周下爲深壑無  
所底極長松翠竹陰森數里近寺爲三到亭昔  
太毓禪師卓錫茲山居士龐蘊三訪焉即其處  
上有采芝亭太史徐檢菴所建太史自吳門移  
居低回留之不能去曰是山也奧則陰蔽曠則  
陽察觀備矣吾不以金華易此僧掖予登其上

則銅棺負屨于陰龍池正笏于陽蜃蛭泉芙蓉  
澗拖紳于左右其餘群山明滅雲氣中青赤駁  
犖近而呈竒遠而發靈疑相與關籥蕃籬以爲  
隱淪窟焉游目久之心與俱遐僊僊矣宿旬日  
將歸臥虎丘僧如懌固留曰虎丘近屢游趾相  
錯能寄盼而邀神乎茲山非世所指名歲無人  
迹固溟滓之墟而泐滲之域也請蘧蘆于茲毋  
亟徃其徒海吳亦語予曰虎丘之與茲寺不相  
律也以士人譬之彼猶陸沈而此則海蹈彼猶  
鳳覽而此則豹隱彼猶示神觀而此則杜德機  
也使君違此詣彼無乃失所尚與嗟夫夷冲心  
則所憇咸淨任應迹則所遊皆虛五濁塵世猶  
夫九品蓮臺也獨徃得矣如玄同何僧不能留  
遂以朝爽送予而別時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  
日也

遊銅官山記

銅官荆溪之主山也袤五十里縣當其中負之  
而居左則湖沒右則張渚天紳拖白雲石攢青

亦靈竒之境芙蓉其一支也宿芙蓉之夕飛雪  
紛糝至明而霽千巖俱白矣僧語予曰盍登銅  
官以盡其勝乃遵伏虎巖而北蒼松夾路白雪  
映之自相凌傲又數里盤石險峻舉趾浸高廻  
視芙蓉疑若委蛇蒲服而自下至素君巖則崖  
傾谷隕相追相牾熊經猱接胥靡其身矣素君  
者漢令玘志稱天降銅棺葬于是其說齊諧不  
經又拆而西青壁千尋偃蹇特起是銅峯也爲  
霜霰所刻轆益剛耿而癯瘦立其上大風驟至

積雪倒飛重壁連瑤炫耀人目第陰氣崢嶸寒  
鳥急翔馬僵人痛予亦悽然而悲肅然而恐矣  
踉蹌入僧菴僧驚曰是山也朱維燒日冰雪猶  
封矧茲窮陰客曷至哉出脫粟飯焉飯畢度鷺  
頭嶺已又度伏龜嶺連峯層岫駢羅兩旁近如  
玉虬遠似白雲其陬牙而膠葛若廣陵八月翔  
鷺之濤又如白帝出遊冠瓊弁策素馬擁太白  
而從萬妃頽曦射之則儼然神龍燿耀于崑崙  
而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相鮮互映焉若夫雲收

霧歛山窮水見則湖沒奉匱如也張渚置楮如也東西洞庭垂上帝之兩帶而銀漢瑤池如也其七十二峯則爲鞍宮爲淵客爲海童爲馬銜爲介鯨爲鱖魴爲奇鶴爲神蛟相與驤湧浮蕩于微茫掩靄之中須臾而渾溷驅合象太始之構天矣馮子曰余登銅官所謂瓌傑詭恠空曠寥廓之觀令人形器都遺神情獨適挾日月而小窳區矣雖然以鄒衍九州埒之則河伯之見也以瞿曇淨土觀之則罔象之境也聞道百者不足侘大方猶是也此何以誇嚴甲申十二月望日書于舫中

日本志

倭在大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迄于徐聞東筦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居山城國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爲郡五百有奇攝摩伊勢若佐博多民相矜以賈時有奇美貲至百萬者和泉一州鼎食擊鐘者八萬戶其謠俗猶有中國

廣雅釋義卷一  
之風也薩摩之鸚哥里民備于禮重為邪獨紀  
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羯羶嗜殺人而薩摩  
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喜入寇諸州郡統于山口  
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掬剽國分為三而  
其大總取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  
多為耳目得衆心愈於山城君其朝貢始末具  
在前史國初累寇山東遼左沿及淮南兩浙高  
帝遣使諭其主臣服之使未復又掠温州上曰  
東夷不足程督也可禪教開諭命二僧往因隨

入貢旋寇海鹽諸邑自後三貢皆以無表疏不  
授館安置使人川陝番寺洪武十四年疏請罪  
還其前使十七年僧如瑤至坐通胡惟庸戊雲  
南著祖訓絕不與通召信國公湯和城海上州  
縣設備倭行都司增置衛所永樂初太監鄭和  
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首附獻其下奸命者  
和烹之以徇於諸國二年給符百道令十年一  
貢尋封為王名其鎮山曰壽安未幾累盜金蓋  
帥劉江具兵伺之船入王家山島烽舉江率精

卒于望海窩逢迎賊賊大亂壞散又遣奇兵斷其歸路二千人咸授首捷聞封江廣寧伯自是遼絕倭患宣德元年約入貢舟毋越三使人無越三百已而備禦漸踈所齎操不踵常故正統四年寇大嵩焚劫發塚束嬰孩于竿沃之沸湯視其號為咲樂捕孕婦忖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海濱赤子莫自堅其命咸患苦倭以為甚于虜正德六年宋素卿來貢求祀孔廟儀制不許郵人朱澄執素卿為從子請法其背叛罪守臣

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不治嘉靖初諸道爭貢左京兆先遣僧宗設右京兆後遣瑞佐及素卿寧波故事宴番以先後序素卿黠賄市舶太監太監先閱瑞佐貨坐之宗設上宗設衆盛于瑞佐因忿攻敗之併殺都指揮劉錦吏卒皆懼伏莫敢枝梧有司以詔諭下素卿獄宗設始還瑞佐亦釋去自是有輕中國心而言者遂奏罷市舶市舶既罷番貨至輒主奸商多負其責不啻千萬番索之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日久不

廣利卷一  
得食頗出沒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  
撼官府令兵之番人含怒積怨而並海不逞之  
徒迫于貪酷計無俚則相糾引入番于是王  
直徐海之徒從橫雄海上矣王直歛人母夢孤  
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畧不侵然諾鄉中有  
繇役訟事常為主辦諸惡少因倚為囊橐嘉靖  
十九年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  
夷人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于直直乃招亡命  
千人徐海陳東葉明為將領王汝賢王激為腹

心偽稱徽王部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  
閩浙蠶起之徒皆爭往歸附直推許二為帥引  
倭奴窟雙嶼港浸淫蚕食濱海村聚二十五年  
設閩浙巡撫朱統首被推擇統方諒往則日夜  
訓練干振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  
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  
二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齒二十七  
年四月統搗雙嶼盛集舟師港口挑之賊深壘  
固軍迨夜風雨賊逸出官軍縱火夾攻斬捕首

虜過當擒二酋燬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  
餘黨趨浯嶼柯喬盧鏜縱舸益前蹙之摧破焉  
獨許二逸不得也統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衆  
難其險絕築寨而還王直收合許二餘燼巢烈  
港陳思盼亦聚百舫巢橫港別夥王舟有舫五  
十思盼迎入橫港約爲兄弟夜半鳩之奪其船  
舟黨不平潛通于直而烈港出沒必經橫港屢  
被邀劫直怒因思盼生辰燕樂不備襲殺之由  
是海上寇悉受直節制直以人衆分部領之往

來邊關望屋而食陵轢邊吏至叩頭獻子女求  
媚直以殺思盼爲功獻捷求市官司不許直以  
故累入盜統督柯喬出洋中跡賊至靈宮澳千  
舸具進賊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真倭六  
十皆瘁惡異狀他資械無筭漳人大恐日走往  
聚觀諸俘偶語藉藉統益排根窮治豪右惡之  
于朝遣言官即訊甘心煅煉竟以擅殺去統置  
柯喬盧鏜于請室統自度稍侵恐辱飲鳩死而  
舶主豪惡垂手肆起官司畏罪益爲寬莫之禁



矣三十一年賊陷黃巖諸邑時內地承平久賊  
猝起遠近震駭詔遣王忬巡視浙閩俞大猷湯  
克寬爲偏帥剿賊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募  
卒入烈港縱火賊營官兵乘之賊爭舟指可鞠  
也王直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徼于北茭  
洋鹵斬八百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  
劉家河揚帆而西六合令董邦政追及于吳淞  
值綵陶港賊相合勢益猖獗同知任環至與邦  
政夾擊賊敗走四月賊圍太倉中丞蔡克廉檄

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而賊鋒甚勢不敵屢  
戰嘗縮環隨所向設拒與士齧糲飲水同勞苦  
且厲以忠義士遂翕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賊  
潛出沒環夜追之出其前後賊甘心于環宰夫  
佩欲免環嘗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佩留禦  
之死焉賊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  
懋宣率僧兵禦于赭山死之五月賊破吳淞據  
爲巢守備鮮明道襲敗之賊首蕭顯犯金山敗  
官兵于天妃宮衝上海縣焚治所七月攻寧海

七日解八月顯屯崇明沙王忬計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賊乃南遁官兵遇于普陀連戰勝之零賊登嶺掘塹自衛大猷進逼之顯趨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檄湯克寬討克寬雖世將頗驕與卒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餘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值歲除守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盜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壞散貪吏藉軍興橫歛富民廉者又謂南人善訛言束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

業千里蕭然而奸豪唱言搗巢非計搖動忬忬奏釋柯喬起盧鏜計必滅賊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圍上海時初城未固勢且陷僉事任環馳救敗賊習家墳二月顯巢史家浜鏜進搗交綏兩兵皆未憖而去三月顯自曹涇突走松江敗官兵于蕭塘進攻郡城任環擊敗之走大門墩尋奔慈谿王忬設伏擊之顯衆就滅先是賊入寇歸率息肩普陀鏜趨襲之他島賊忽至我軍却爲賊所擠亡者什六鏜力戰

脫歸四月王直巢柘林連絡二百里分一支自  
白鶴港趨太倉一自劉家河趨崑山趨太倉者  
毛家屯賊治攻具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  
而登環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鏃碎其首又絕  
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趨崑山者葛  
隆屯賊緣堞攻甚急尹祝乾壽夜募死士持蠟  
書浮水八晝夜達姑蘇巡撫遣帥梁鳳以真儀  
兵應援鳳至三里橋望賊即潰而西騎能屬者  
數人耳賊得鳳所遺火器藉以攻益急乾壽力

禦始解五月賊攻嘉興鎗擊敗之賊復糾悍卒  
七千人攻崑山乾壽矢其渠魁二大王賊走倅  
張魁追擊斬級五百嶺東賊何亞八潛引番舶  
突潮州侍郎鮑象賢設伏佯北不勝以數百人  
委之賊大至伏發大破殺賊二千餘人六月賊  
逼蘇州督將萬表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  
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  
啓擁塞蹂踐任環適還自真義乃辟門令男女  
以列進賊間竊入環獲之復以解明道出力戰

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舡艦邀之乃棄所獲弭我  
因得逸由平望去七月王忬改撫大同兵備李  
天寵代八月賊攻嘉定撫臣請兵于朝大司馬  
議發精卒六千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二帥  
至擊敗王直于師家浜二帥所將雖選然不知  
地利潮至溺死甚衆九月賊攻嘉興掩我軍于  
孟家堰十一月賊攻湖州十二月侍郎趙文華  
以寇亂謂海爲崇請禱上命之往是歲設提督  
節制江南北閩浙軍務用尚書張經經慷慨易

賊甚以爲由竈上掃除也然性貴饒而疎諸叅  
佐又慄猾果往速退識者虞之三十四年正月  
賊破崇德至橫塘官兵與戰敗績青齊驍將及  
長鎗手皆盡僉事董邦政搗川沙賊斬首五百  
賊趨蘇州任環敗之勝墩斬首三百賊夜襲入  
崇明崇明不戒令唐一岑巷戰被創死三月賊  
萬人屯下沙進逼上海張經調楚粵兵數萬駐  
松江欲搗巢賊退保舊穴四月賊攻常熟任環  
林懋夾擊之俘斬三百級賊益至與官兵相紛

挈縣令王鈇致仕叅政錢泮力戰上塘港遇害  
徐海探知官兵將討分兵牽制我師一走上海  
一走嘉興走嘉興者約萬人尤蠶悍御史胡宗  
憲聞變馳赴督保靖兵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  
其兵爲三前鋒迎敵佯却左右翼縱賊敗趨王  
江涇會張經自松江兼程至而永順兵又從泖  
湖西出四面合圍賊大潰斬級二千五月賊復  
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恩固守值霖雨城圯數  
十丈朝恩以木城障之發矢如雨不能中一賊

朝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犬首旋發矢即中其帥  
貫喉而斃賊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搗之  
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環以夷  
兵鏖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  
焉六月賊趨洞庭兩山又犯杭州燒北關市張  
經統狼土瓦氏兵禦之塘棲大敗督察趙文華  
與經不相中得劾經嘆喑治兵無狀徒以家閩  
避賊仇故耳上怒甚趣使捕經併巡撫李天寵  
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宜代經文華還

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豪金寶百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賊自塘棲得志挾輜重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沉其舟七月松江守方廉使牒投毒柘林井賊死者千餘人八月劇賊五十三人自象山登岸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禦之望風潰賊追殺二偏帥卒數百人都御史曹邦輔選銳士馳護孝陵居數日賊南走邦輔曰賊師深矣地形兵力爲所窺矣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謂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

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之而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柰之何其可縱哉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于澣墅擒斬二十七人餘走陽山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曰賊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夜趨周浦賊徒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盡燬其巢十二月賊流入平陽三港官兵邀擊賊佯

爲我兵裝出陣後而以精捍者衝其前我兵大潰賊趨台州守譚論挫其鋒走嵎縣容美兵復敗之三十五年正月陳東巢新塲殺叅將尚允紹于四橋賊數千入紹興宗憲馳救遇賊江橋夾河而軍宗憲望見曰是賊弱吾且試之於馬上揮幟賊立而聚觀宗憲笑曰易與耳渡河襲之賊走後梅民家縱火焚之幾盡三月任環遇賊蔡廟堡諸處七遇皆北之閩賊據福清海口鎮帥劉玠夜襲其巢追北至石壁嶺援兵不繼

玠格殺三人爲賊所害四月賊攻揚州殺同知朱哀徐海陳東各擁部下萬人併攻乍浦時川湖諸省兵俱罷去獨幕府麾下及容美河朔兵五千人耳巡撫阮鶚夜半趨乍浦宗憲引兵壁塘棲相犄角賊罷圍趨杭州鶚挾河朔兵及于皂林賊鼓噪而前銳甚鶚皇急入保桐鄉叅將宗禮霍貫道張左右翼持戰數合殺傷相當日暮賊引去二帥絕嚮道不得善地便水草自休止士頗饑疲詰旦賊遣候者樹而望孤壘也大

喜縱兵夾擊矢砲雨下貫道大呼力戰無不人  
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自手刃  
十餘人會火藥盡二帥俱陷賊乘勝圍桐鄉宗  
憲得詔移諭日本知盜權在直可以賂遣設利  
降也諭之使使因以諷直直遣養子毛海峰款  
定海關謝罪宗憲宗憲厚遺酋而陰令營中盛  
軍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怖且感歸以報海  
明日復來曰逋臣之仰幕府如百穀之望時雨  
也宗憲待如初凡數復海遂持和節矣然陳東

疑海數間使有二心頗怒海遣酋私桐鄉城上  
兵曰某聽胡公不敢與官軍爭一旦之命矣城  
東門陳黨也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  
崇德而西而東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鴨募士  
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縉挽以上  
斬之又煮鐵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逼東聞海去  
亦罷圍而阮提督出矣鴨自圍中急與宗憲相  
猜異論始起是月賊入慈谿焚縣治破仙居縣  
據之六月阮鶚譚綸進擊平之吳淞江賊萬人



欲西合海宗憲遣牒說海擊之朱涇道上賊夜遁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之溺且盡海懼以飛魚冠諸寶貨輸宗憲遣其弟洪入質我亦厚遺之海麾下葉麻數沮海以爲幣重而言甘弗可聽宗憲遣羅龍文諷海誘縛葉麻獻幕府于是海部曲盡皆離心七月宗憲復以簪珥遺海侍女翠翹綠珠兩侍女日夜說海縛東曰蝮螫手足則斬手足彼非直手足戚何惜爲海間諾而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海重王弟不能也宗

憲出葉麻囚中令詐爲書于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遺東陰泄之海海益感而趙文華約宗憲部署兵擊海日急曰吾欲以間執讒慝之口宗憲佯曰彼縛獻陳東即子弟畜之耳又何戰爲海乃以我賂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即縛以獻于是海勢日孤海又誘乍浦賊出巢官兵乘之獲勝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以觀望宗憲令羅龍文促之海與共宿夜半海以足躡之曰汝何衽虎狼穴而弗畏也龍文曰今

廣雅卷一  
五十四  
胡越一家何他慮海曰聞趙公爲刀俎以我爲魚肉柰何龍文曰是趙公始謀而今不然也累糧坐甲固若是求若既降矣又何勞師焉我所以至者急欲得若一見以報天子報天子且有官而何苦且暮乞貸蠻夷爲若不信請質我營中與爾同命海聽其計約八月二日入謁而海先期帥酋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宗憲文華與提督直指四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宗憲而未之識謀目示之海復面宗

憲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毒東南久矣今旣內款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有賊心厚犒遺之海旣出衆惡其不以期又且胄也終必反覆不除之爲他日患海亦覺耳目非是且知官兵大集陰收陳東餘黨宗憲遣童華往解之官與之護卒華曰以好往一使足矣以武往數卒無足爲乃獨身去海迎華罵曰官家徵兵若來何爲叱左右縛華殺之華大笑海曰若何言華曰笑若不知人爾陳葉二黨陽附若而陰仇之

也胡公心愛若而虞若入其殼中故遣我相聞  
若柰何仇所愛而愛所仇乎海曰官兵何以壁  
近郊華曰以防東黨也海釋之因華求容舍便  
地乃以西沈庄居陳黨而居海東沈庄又令東  
詐為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剿汝矣東黨果  
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庄道上瞰之海皇急令酋  
竊兩侍女間道走幕府自託邏卒歸報陳黨陳  
黨聞之勒兵募兩侍女遇海所罵曰俱死耳何  
陷我為相爾而聞海中爾眾大亂明日官兵四

合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宗憲  
掇甲直入會風烈塵眾東千餘炬縱火焚之海  
沉河死斬首千級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  
何在侍女泣而指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二侍  
女卽翠翹綠珠也翠翹故臨淄民家女鬻于娼  
善吳歛度曲婉轉徃徃傾其座人寇得之傳詣  
海海尊幸之日異諸姬莫不自失而翠翹念欲  
歸國日夜從容言今誠得事成事成蒙叛名不  
恨為叛終不可成不如降海信之海既殲督府

飲至轅門令翠翹歌而遍行酒度曲益悲怨諸將士及參佐無不相顧灑泣督府以其功高不忍殺之配諸永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上嘆曰徐酋所以待我者備矣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亦何面目投水死十一月賊犯會稽以報沈庄之役官兵與戰數十合莫能禦宗憲馳往壁龕山促盧鏜戰鏜曰士疲矣盍少休宗憲佯諾夜召親兵謂曰賊諜知我休士宜乘其不意毋令渡錢塘宵而趨之遇賊死戰無不

一當十賊大敗匿山坡我兵搜之悉斬首以獻達旦諸營方知相率入賀鏜大慙服三十六年賊犯揚州天長陷寶應副使于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賊犯福建省城奪戰艦六十十月攻連江十一月上以言官請詔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宗憲出直母妻子獄中厚奉之以爲弭復使蔣洲陳可願往諷直直聞家屬無恙留洲爲質而令腹心葉宗滿王汝賢王淑同可願報謝宗憲所以待之如布衣交時時對將吏曰直非反

賊計無聊耳見我必且得釋直聞移泊岑港請開市宗憲大集官兵埋伏數匝而身自挾王激與起居飲食露諸帥請戰書十餘篇于案頭激竊視之宗憲又作醉夢中語曰吾欲活若禁不進兵若何愚也激漏于直又使其子澄刺指血寓直書而令謀往說曰若若兵間非前死則後北不如降也降則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誓爲外臣必保海外諸夷無使盜海上固請王激攝營兵乃詣幕府宗憲遣之直至吏

下之獄有欲活直者宗憲計直雖執其黨猶盛若活之使與其黨相應是樹兵也而何以偃兵具議以聞詔斬于市加宗憲太子太保文華少保子世錦衣千戶王激遇風覆海而直黨毛烈擄岑港謀報官兵攻之弗克三十七年二月宗憲將六路兵以從賊于岑港戴冲霄爲前鋒殺傷頗多宗憲戒無取級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已復登陸死戰我兵稍却賊得入營固守宗憲檄諸將曰賊當解久矣不解者有狀度春汛及

新寇必來援耳我踈則彼合矣無何果有數十  
舫泊普陀逐之走朱家山而岑港賊亦走宗憲  
度其必合沈家門馳請定海令夷僧私招之兩  
賊猜疑至持刀相擊我兵乘隙進攻賊衆大亂  
縱火焚其巢賊奔柯海嶺宗憲潛伏卒山下而  
以小艇當之賊逐利悉至伏發夾擊殆盡四月  
賊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火器擊走之復攻  
惠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賊于寧海仙居五月  
賊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與戰沒巡撫王

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級四百三十八年  
三月賊陷福安浙東賊數千走何家礮樹木營  
自固副使譚綸計曰賊嘗我也令大猷率師後  
繼身先馳之諸帥曰士遠來疲請休之綸曰賊  
易我宜出其不意進兵馬岡賊繼至者五百移  
兵先擊之賊敗走明日綸進搗何家礮賊殊死  
戰綸遣奇兵從間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攻樂清  
圍桃渚綸追之不及回軍松門衛入門戒偏裨  
曰賊必夜至卒乘障久而疲城必且破可悉軍

通衢備巷戰漏下四鼓賊千人襲西門火城中  
屋綸與戰斬其酋乃退綸尾其後計賊必出金  
清閘鑿二舟塞之賊至欲起塞舟綸偃旗伏新  
河城厚享卒詐爲新河老人遺書賊約餽千緡  
令勿攻賊乃不起塞舟明日綸出南門卒皆推  
鋒爭死擒斬千人餘賊遁海去是月賊萬衆連  
艘趨淮上賊初利江南富厚獨王直知淮陽多  
大賈始侵尋于江北每至屬厭而去朝議虞陵  
寢設提督大臣用李遂遂數有畧閱兵通州報

至即馳赴秦州而以副使劉景韶兵阨如臯賊  
知如臯有備由通州東趨白蒲鎮遂策曰賊過  
如臯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留都動  
搖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盛集  
兵泰州賊乃從富安出遂馳淮安約諸帥搗廟  
灣賊巢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由白蒲  
丁偃以牽制我師遂曰丁偃西亭二賊景韶足  
辦矣必我也當大敵騎而趨淮安丁偃賊至潘  
庄與我兵遇全營覆沒遂次于淮而通政唐順

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分五哨師于姚家  
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于丁偃急走淮安掩其  
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我左  
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灣我  
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逸官兵尾之凡  
三戰斬級千餘而西亭亦以全捷告十二月巡  
撫王詢攻上邕賊窺其半涉而薄之擒斬溺死  
數千人三十九年正月賊屯潮陽僉事齊遇連  
敗之俘斬二千級五月賊巢月港叅將王麟擊

之海洋擒其酋數人所部三千餘悉溺死無遺  
四十年四月賊百餘艘入浙海洋官兵追逐至  
馬舉河蛟賊奔陸把總章延廩設伏舟山約水  
兵合擊賊大敗賊又自過洋港登劫宗憲示衆  
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墮其計宜併  
力合勢先其重大是月賊軍松門寧海告急僉  
事唐堯臣曰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  
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爲應兵  
旣出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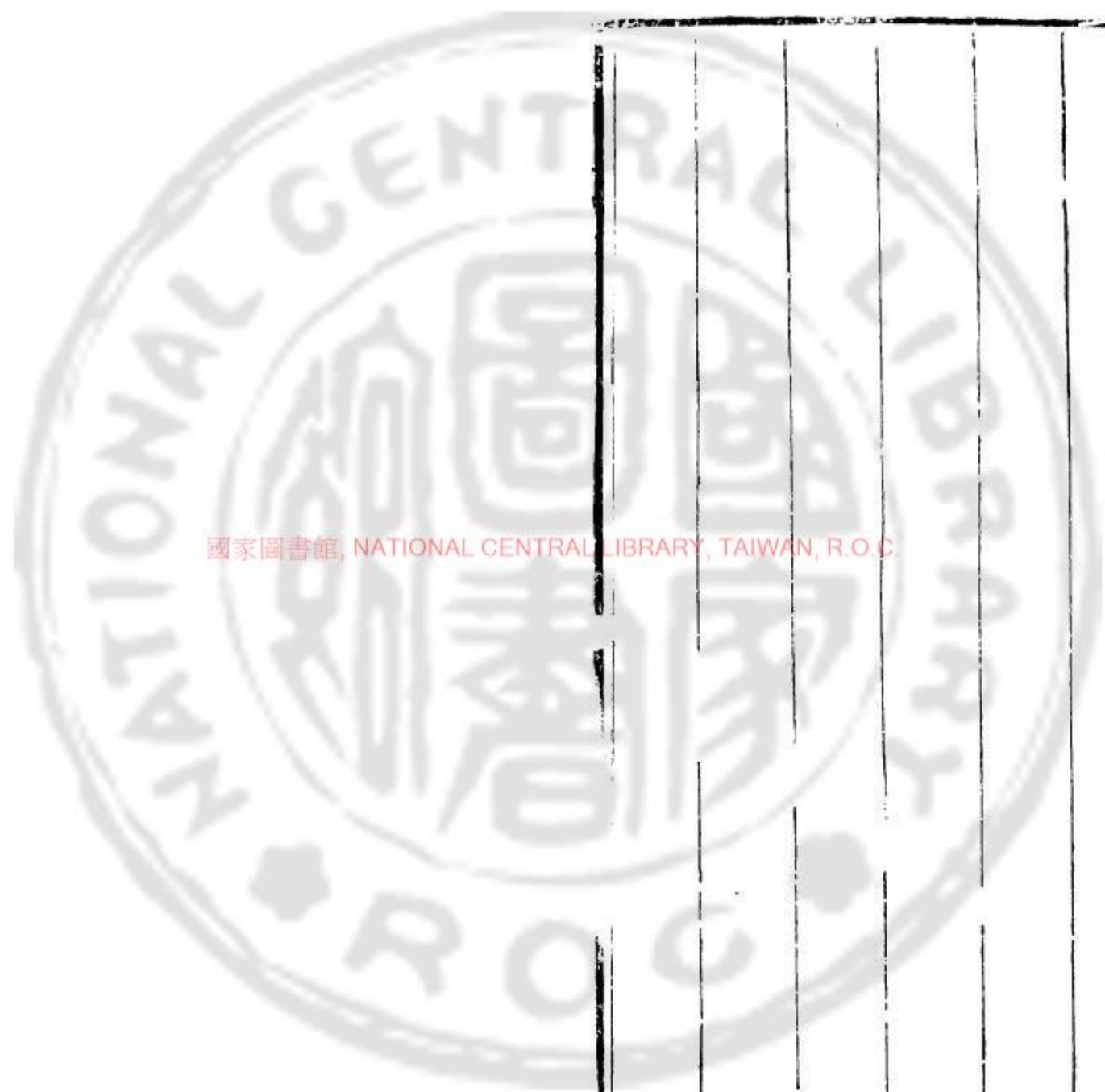


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他部復逼台州繼光自桐岩趨台鼓行而進遇賊花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陵皆自沉死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救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無留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五百予前軀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旣破賊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

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兩甚賊由間道徑往仙居繼光曰賊出中渡至白水洋七十里我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向往率衆伏上風嶺次日兵出頗早光下令令人各砍一松樹執一而坐賊望意爲林木俟其行過半齊呼躍出賊驚擾走山頂我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居民火攻之賊遂盡蓋

浙兵自譚綸練後多敢力戰深入之士以故累年無倭奴或時有候者到而希矣而閩中嶺表其毒未已已而諸用事者率爲言者敗壞其功俞大猷幸得脫死李遂南遷宗憲被逮文華削藉王詢畏讒引疾去後來者益媸媸託于暗且曠矣外史氏曰初作難發于元罷海漕青齊運卒探知地利逆節萌起故禍中遼左山東及張士誠方國珍分據東南海上而遺孽竄島中兩浙淮陽驛騷矣嘉靖中葉患益侵廣天下傳奉剿寇鼎沸波蕩無異故實以王直徐海二酋使然彼皆豪舉困于州邑之跽藉而跣弛邑鬱無以耗其雄心獨怪當事者柰何不令之瓜牙邊鄙而驅之耳目外夷也宋臣鄭剛中議欲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而高帝盡藉海上惡少爲伍長嗟乎深慮哉

巖棲稿上卷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巖樓稿卷中目錄

與鄒南皋吏部書

與大司成黃公書

與蕭乾養中丞書

與顧涇凡進士書

永言錄序

解忌

與李臨淮書

盧將軍硯銘

謝生硯銘

周元茂硯銘

錢生硯銘

金啓硯銘

陳小弟硯銘

東坡硯銘

銅雀硯銘

大方硯銘

新知齋筆銘

孔秉弘筆銘

鄭兵使筆銘

劉令史筆銘

周天球筆銘

吳生紙銘

山齋墨銘

彭生筆銘

公生弘論

送張丈守天台序

韋夫人墓表

劉子威婦顧宜人誄

與徐宗顯太守書

與沈練川中丞書

上許閣下書

奉舊堂老曾公書

宋侍御校士錄序

山齋語錄

送胡克菴入覲序

巖棲稿卷中

與鄒南臯吏部書

馮時可元敏著

辱執事惓惓勗勉欲僕捨鉛槧而明正學以善  
養人厚德無量僕自束髮頗持矯矯不徇流俗  
獨生長邊垂寡聞大義學未成而試之居省數  
年僅能詳綴簿領耳退食餘晷稍以緝藻為程  
而反躬實踐之學或踈焉入山以來天根頗見  
自念心體無所限量而柰何以蟲魚草木隘之

于是擯靈均却陳思高浥洙泗之殘津而摘抉  
其密微則度幾哉知嚮方矣夫文詞之作沉思  
則劇真機騁才則動浮氣道未至而求工祇日  
損爾惟道勝者性靈所紆徹上徹下橫縱馳驟  
無不與天相值則其于文也自不難至而其至  
也未嘗無益明道晦菴陽明諸君子皆然試讀  
其書不煩繩削而緣筆斐然斯爲絕藝若夫繡  
虎棘猴要取意必非彼所屑也前代搆撰之富  
莫過樊紹述見於退之所誌篇卷至千三百方

其剝瑕礫而塞蕭稂孜孜矻矻計垂不朽乃今  
又何寥寥也弘正以來學士大夫蟬緩班馬之  
室者其所卒業亦皆兼兩汗牛然求其幾於道  
者無幾何語而後進之士復以爲賢爭慕嚮臻  
聲多竽濫亂人耳目故知文勝之爲害也孔子  
于詩有刪無益其慮深哉數月以來謝絕委託  
詩社酒席遂遁不與甘爲流俗姍咲乃執事又  
以相勉實獲我心矣學問之道自有極則挾持  
浮說噉啣其口互相披倡則與靈均陳思等無

益耳願且務其實而無徒務其名不然彼以覆  
瓶爲藏山而此以量沙爲窖粟寧不兩相咲也

與大司成黃公書

不佞時可向于承明獲瞻瑞色如覲景星慶雲  
令人欣躍快覩恨未得造請門下至今以爲缺  
事方今言天下俊義必歸館閣言館閣正人必  
歸門下宣麻之望寰宇戴目雲上千天咸需之  
也自古大臣必紆徐其進默示天下以風槩而  
後乘時霞變爲國龍光非徒善息如養由基而

已 天子暫置門下于留都亦陰以就公難進  
之節而使天下知所重耳寧與夫留滯周南而  
不與漢封者比也乃峨峨清遠不以屈心而亂  
志則門下誠自重矣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  
爲儀是之謂哉時可屏居山中養拙全生無意  
世事然而不勝愛 主倦倦日夜望重臣正士  
之入朝以庶映野人且同寰宇戴目而俟之矣

與蕭軋養中丞書

涿鹿夜聚雪花排授玄帷相對傾樽斟酌慇懃



雅誼何日忘之中丞新命簡在帝心制下之日  
滔淫匪彛歛手屏氣則隱然爲留都重甚每憶  
同榜之士四百其人其間憑翼孝德媚于天  
子者豈不藹藹要以明白純粹瑕尤絕無則公  
最矣顯曹要地亦惟公始武 皇造 帝眷盛  
德自求信乎哉可以衡度而契邀也天下大事  
非不有其身者不能任先時海外之使人皆消  
縮莫應公獨慷慨請行幾微不平不以見于言  
面當夫飛廉縱怒波濤相闢翻日車而蕩星芒

身直浮漚耳而能視海若陵視舟若輿覆却萬  
方陳于前而不爲變此惟其知所重而能不有  
其身也自此以往事之蹈險孰有過于是乎而  
又孰有足以搖撼震動其心思者乎第願無忘  
海外之行而以是心當天下大事靡不任矣彼  
滔淫匪彛者方且望而相謂曰此固輕七尺毅  
然大丈夫豈我輩怵迫之徒繫俗每生者方乎  
則莫不超然自喪而惕然自奮矣是爲留都重  
豈惟以節鉞哉

與顧涇凡進士書

辱諭紹興良知之教知者乘之弄巧不肖者借之逃拙入耳出口爲名高而實遠于道憂深哉斯言乎方紹興之舉其說也提醒本體墮黜支離令人渙然氷釋而洒然熟解宜其左袒者半天下也要其歸大都無所持循蹈據則豈獨學者敝哉教者亦有責焉敬義並立則不偏于一善而其德光大此萬世學術之準近代諸儒或專求本體或專于事上理會皆偏至之學非徹

上徹下之道也技辭琢正牢不可破其柰之何孟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吾輩今日亦惟務實而已矣講則必習言則必行寧爲墨翟之守毋務爲公輸之攻養深積厚久之而消長盛衰之機自決矣若救過不能遷以方人此子貢所以見黜于夫子也其去弄巧而逃拙者幾何海內同志僅得數人興起吾輩實賴君家兄弟以真志實意鼓舞之耳召雲者龍命呂者律神氣相感豈形聲哉藻製語多肺本于斯際稱孤響矣

嘆服無任盛貺遠遺以避居松江細林失肅使  
者敢請其罪

永言錄序

韋所顧君自推擇爲令至進都禮垣凡兩馳  
恩綸于封公而南垓之思不置曰吾親玄首華  
矣毋令有他日恨遂解官歸就子舍親洗厠楡  
若郎中令凡二年而封公見背則支牀若安豐  
躬上若平原攀樹若王哀畢葬而徘徊墓側也  
若稽含吳中士大夫盡以君能篤于風木而君

猶不自媮釋曰吾所致于親匱匱耳惡能責自  
骨于題湊之室而使之永永哉旣而嘆曰吾知  
所以爲吾親矣 制詞兩函煌煌如日之行天  
而委照于牛岡馬鬣也吾碑其陽而碣其陰雲  
氣時流龍文麟律其永賁乎則又求夫天下鴻  
鉅之儒灑落清製以闡叙夫 恩綸所未盡者  
庶幾濟緜邈而屬光靈微夫吾之爲吾親僅若  
是爾問關旬月走海上而得王相國荆翁爲之  
誌走虞邑而得趙太史定宇爲之狀二公雅負

人倫所吐寸音足浮沉一世士然最自愛重即  
長沙宣城不能力強顧獨感君之孝徹寶珠于  
白楊之路爲能貌其平生質行甚具而其他朝  
賢墨客禱生誅死咸蒼藂成帙一日給事君付  
之剖劂而嘘唏謂不佞時可曰吾奉吾親技窮  
于是矣能以藻詞而致吾親千祀寧能以救俎  
而致吾親一日乎不能以吾親一日則吾於孝  
涓沫也能以吾親千祀則 君王及諸大夫於  
澤溟瀆也以溟瀆之澤盡吾涓沫之心豈其未

梯是愛子爲我序之不佞一再辭讓而爲言曰  
君子子道備矣里居蓬累之士汶汶嗜修懷瑜  
秘蒞而父孤于世也其志念豈直被服飲食樂  
素封而安重閉哉德于室者欲名之鄉德于鄉  
者欲名之國若乃天藻雲英揚芬鋪盛飛燭四  
裔齊年响嘯則疇不疊疊然其如的矢隙流望  
而趨之不能已也君遭遇 清朝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遂能結知 聖主初  
以循吏褒繼以弼士賞黃金璽書歸勲燕翼而

學士大夫弘正始之風流負汝南之月旦者或  
誦或誅又若是纍纍焉則奚啻名親于鄉于國  
哉其信能以千祀之奉爲一日之奉而致其所  
以不死于親也區區被服飲食素封之樂而重  
閉之安也曾何足以肉枯脂而晨大暮是侍郎  
中令安豐諸子之孝耳君有之而不貴也夫使  
人誦義無窮而于前人寥寥無以稱舉則寧忍  
獨有其名彼親而庸人也猶可親而汶汶嗜修  
者何賴焉封公之里居也不窺市井不行異處

坐而繫名于朱鳥之影也無已時此非致其所  
以不死者而何以使汶汶者有賴哉由此言之  
封公能享古人所不能享而君能行孝子所難  
行吾故曰君子子道備矣先民有言執一術而  
百善至百邪去惟孝耳聞諫垣之虛席于君也  
執此而往以洗厠楡之心補袞宸以支牀之心  
惻痍傷以躬土之心行勸相以攀樹廬野之心  
衛儲胥發明功名顯融其親度幾 恩綸之再  
下而牛鬪馬鬣之間流雲霞而走蛟龍者濟千

祀猶一日乎則於澤真若溟瀆而於孝抑豈涓  
沫吾知君之善用其永數子無能爲役也

解忌

常生爲不佞友也稱莫逆焉居同榻出共載有  
過而諫也似子有善而道也似父不佞信之如  
望表也一日陸生過曲室語不佞曰常生之貌  
于子親也而心于子仇也曰爾何知曰子顯而  
若晦也子所踈若必貳之子所易若必崇之是  
與子爭雌雄于人口也是將晦子之顯而顯若

之晦也吾又窺其微矣人面子稱其目熒熒其  
口睢睢面頰頰汗如駭如疑亂以他語惟恐畢  
辭有毀子者掩袖胡盧力制頤頰口曰不然神  
采內悅道聽未幾津津塗說以若於子未嘗忘  
一矢相加遺也天誘其衷里中長者弗暱若是  
以不克逞志于子然且陽爲歎惜陰示刺譏陽  
以身比之而陰令其黨排之凡子所爲無往而  
不爲妬口柔則目之曰攝剛則指之曰戾宦達  
則曰巧時迂則曰肆解官則以爲終南之智入

山則以爲於陵之義子皦皦若必污焉子峴峴若必缺焉子無入其彀中天幸耳近且即長安貴人而甘心子此其志憖于莫耶哉柰何信貌而不察其心也不佞悵然曰我胡不得于若而加不肖之心于我哉蘇暴競官則忌田竇競勢則忌儀秦競辯則忌廉藺競能則忌我與若官不相值而勢不相傾于辯于能又胡妨于若而加不肖之心于我哉我無以察齟齬之故矣陸生曰子自謂無不得無所妨而若以爲有不得

有所妨也子之於若位與勢不相當而辯與能不相角也然而顯晦之迹殊矣同出入而殊顯晦其若褊心者何子不能推名與之而顧以堅白震之使夫顯者益顯晦者益晦宜其睨子以鳩目而應子以豕心也人之趣名也急于位與勢也彼耽耽欲之而子讓之其誰不釋憾苟曰猶然則吾與二三子將名之蒼蠅食之青裳以以懲不德宋榮子聞而咲之曰吁嗟陸生所以解忌猶存乎蓬艾之間也名以載實實以生名

貴不能奪諸人而賢不能讓諸人名而可讓是  
麤可寵以載而鷄可樂以樂也彼夫之無良其  
爲蠱尾也歸之以名其孰能有而人將以子爲  
不誠且也子之虞若忌也以保名也欲保名于  
已而乃推名于人是以致怨易德而以與易取蓋  
黃老之術非吾所與魚相濡以沫相煦以濕不  
如相忘于江湖與其推名而解忌也無若名與  
忌之兩忘覺海滉漾之中出處顯晦如雲氣之  
明滅而是非訾譽如浮漚之蕩且擊也無論其

他即子所稱蘇暴田竇儀秦廉蘭重其所爭奚  
啻千鈞至于今有若泡影者哉達乎此而何爲  
與世數數然也子自今遺其肝膽隳其耳目若  
親于貌而我自如若仇于心而我自如若譽我  
若訾我一聽若所爲我惟無親無仇無譽無訾  
一以爲雲氣一以爲浮漚則豈不翩翩是子蔽  
身於天也陸生曰善僕亦請以是而遊人間世

與李臨淮侯書

不佞向遊長安託於長者秉燭吟咏晤語論心



爲樂不遑曾未幾何匍匐荒外矣近歸里中與  
王學使雄飲姑蘇之臺相視飛動朗咏所作響  
振秋空則未嘗不憶足下也五湖寥廓天不相  
阨人不指數倔強一方固知其不爲離愁牢悵  
之音矣足下以守臣領神機諸部旗鼓橐鞬風  
雲千里能無神氣悲壯其於詩思有助哉吳人  
沈寅少亦爲詩中道棄去而學吳道元顧虎頭  
之業所覽前代佳本礧礧育臆者甚富然能超  
脫格律自會神趣每寫絕壁竒峰攙天限日蒼  
翠煙靄空濛明滅態狀無窮而巨浪崩奔急湍  
跳感洶洶有侵階潰屋之勢至于小溪曲徑窈  
窕玲瓏沈深清淺想見夫蹇芳攀英服薜蘿之  
人在眼也且其人亦落穆無所沾滯神不留一  
物而能形模萬物直拔哉其進于道矣敢進之  
門下以畫師而供詞客金埒銅池清齋永日俾  
畧夫水窮雲起之句儼然輞川在目其于詩思  
亦有助哉此際不知亦憶曩時長安馮生否

盧將軍硯銘

盧君自新畜硯甚富詭制殊形眩曜人目  
後于劍浦獲一硯尤憐愛攜之南北目為  
小友中道失之懊恨累日近檢齋閣依然  
故物而喜如獲璧也曰吾自今與結歲寒  
忍一日捨哉其以備他年殉因命不佞為  
之銘盧君崎嶇不宜俗其愛硯或寓意云

銘曰

黃鬚鄴兒墨卿作緣求友劍浦琢磨為賢外堅  
內潤體方用圓知白守黑默然太玄物過不留

天乃常全其德之餘膏馥殘編與子好仇于粵  
于燕吁嗟契濶子在中堅磨盾橫槩不子是愆  
用舍有時善息匪捐一朝牽復玉靈燁然有友  
管城其大如椽幸與子謀紀勳凌煙子厭萬戶  
為子擇塵我即黃石伴子大還彼哉頑鈍與世  
爭憐龍尾鳳味其行則羶以道眼觀又何取焉

謝生硯銘

謝生錫山人能文章以家貧即山治硯俾  
予銘焉銘曰

地秘天竒庫於岬肆有盜不禦金椎晝搯攘雲  
之根竊山之骨巨靈赫怒陰風若咄惟盜悍然  
孰虞搪揆曰匪他人造化之卒爲帝啓牖覺彼  
恍惚天借文星地資溟渤淋漓蕩瀟神鬼超忽  
竒呈秘泄聖佐賢倅盜有道哉無窮爲窟

周元茂硯銘

子能居靜而運動子能見大而納汗筆爲子盜  
而子以爲我徒墨爲子攻而子以爲我奴人知  
其爲世所玩而不知其玩世者乎

錢生硯銘

與墨爲入玄雲塞與水爲出蒼靄釋入以文其  
身出以新其德以爲闇然也而流光以爲鏗然  
也而藏慝信哉君子之器如此乎不可測

金啓硯銘

韜玉懷霜武夷之側世鮮知己孰名隱德彼君  
子兮爲我拂拭撫即吐音照即呈色爰佐人文  
龜書鳥跡

陳小弟硯銘

朱相著而赤墨相著而黑慎哉慎哉彼細人苟不可以即

### 東坡硯銘

鳳唵天琛武夷是穴風雨質晦蘇子爲雪龍尾  
羞後銅雀坐勞賜沐陵陽星辰畫列于以搗藻  
金聲玉屑直走黃張汗流氣結五百年來精光  
不滅世無知己誰爲汝悅叩之淒然如訴如咽

### 銅雀硯銘

貯舞馬藏歌妓爾不爲耻承鉛槧侑齒史爾不  
爲喜昔以瓦全今以器使用舍惟人而不以已  
豈天全者乎抑全天者矣

### 大方硯銘

爾之節方而堅其得之方城之巖也爾之量弘  
以涵其得之汾水之淵也吁嗟天選爾以形爾  
踐爾形而天性存焉其于人也則夷惠之間也

### 新知齋筆銘

其動也文乎其靜也質乎其怒也飛秋霜乎其  
喜也含春色乎其藏也天全聖伏乎其用也鬼

沒神出乎吁哉汝其自文而之質乎無隨人喜  
怒而自失乎毋惡藏好用而不知極乎吾銘于  
管城之側匪徒因爾形亦以全爾德乎

孔秉弘筆銘

嗚呼結繩足矣安用中山戰爭毫毛天下不安  
所以孔子不得已而欲忘言

鄭兵使筆銘

鄭滄濂憲使以左給事出黔中備兵會有  
苗警拮据其間捨簪筆而披縵胡不樂也

廳事有筆余取銘之銘曰

蓋中山氏之聚族而警擗也桀者先而毳者後  
弱居尾而強居首選鋒以趣利歛芒以怠寇出  
管城而馳筇竹忽如脫兔之走弄蠻王于掌間  
曾何待乎持久吁嗟毛穎之爲中書也而用如  
銳頭雖所謂立于不測而游于無有然其心固  
未嘗一日而忘帝之左右者耶

劉令史筆銘

嗟爾刀筆猛于冠鶡舞智孰御舞文孰活

周天球筆銘

子之逞志于盪櫛也縈蚓縮蛇翥鳳驚鳥而不能以易墨礮之驚胡為乎

吳生紙銘

簡牘之後嗣以泉穀知白守黑敲冰潤玉維子之德為天下谷霞光蜜香炫燿自鬻墨精弗良毛穎易禿文飾何為不如質木

山齋墨銘

青松之煤結為玄霜薰其德馨乃克善良摧藏

匣中黠黠弗章彼突不黠爾胡涼涼脂燭煎糜燿德招殃木失其真犧尊青黃我弗敢效沕穆自將道無成毀形有存亡遺其形骸與道抑揚人之好我隄糜上方摩頂放踵爰荅君王為萬國潤作千秋光

彭生筆銘

汝巧傳人語而適以自抵汝巧摹人意而適以自毀汝不見乎周鼎著倕而齧其指

公孫弘論

古大臣之奉君也豈缺缺然以直自表異哉要以補察其失彌縫其過潛持而默制之使天下歸德于主而不尸其功斯所謂善用其直而與道委蛇者也若其缺缺然載君以過務爲表異而于事莫濟則志士仁人有不忍漢之公孫弘庶幾得焉而太史公目之曲學非也請以所聞明之易表臣道曰含章也而又曰直方惟直方而含晦者不爲容惟含晦而直方者不爲矯甚矣臣道之貴直而尤貴于善其直也盛世上下

一心故羔羊之稱退食委蛇而以身居直末世臣主異意故羔裘之詠舍命不渝而以言見直直不以身而以言豈得已哉而柰之何自表異以爲名高也悲夫後之君子不必伏蒲折檻稱爲逆鱗幸而在事一逞其吻莫不矜氣改容恫喝衆庶自謂賢者而負以終身矣弘之沮卜式黜甯成罪郭解毀西南夷補察彌縫不一端矣豈其煙視媚行回面從吏以干寵祿者倫哉而世猶以曲學目之夫亦以弘之不自表異也其

所負深哉或曰董子之荅帝也以正心而弘之對帝也以和德是其曲哉曰是弘之善其直也武帝好大喜功貽斤斧之禍于四海賊和甚矣弘以賢良文學立談之頃而遽抵譴以置辭帝且拂然不信故盛稱人主和德于上心和形和以應天地之和庶幾無疾不夭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來朝以欣動其心是所以避沽直之名于始進而陰拆其斤斧之患于異日也帝之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也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

以奉無用帝苦不堪然不能自關其口而假喙於買臣之發策豈非懇篤婉至弘所以善其直者有不易屈哉柰之何世人不察踵腐令之偏指而目以曲學也學而曲也惟夫貪饕多欲膜昏于勢利者爾而弘推奉祿以給故人賓客身節衣食末年上書避位持盈損益與道同符曾謂多欲者能之乎或曰布被之御其詐也然其稱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則其心可測也夫帝之侈心非可口杜而舌塞也以節儉



處家則身示諷而陰格其非以廣大言王則身受過而陽彰其德斯又所謂含章以善其直也非所以爲詐也或曰董徒偃誅弘不無力曰斯言也淺之乎涉世者也仲舒三策而下江都之命杓鑿于帝久矣弘能推平津讓之耶開東閣延之耶廢居觸諱下吏當死而得二千石則知仲舒之深而愛仲舒之至者弘爾藉令不因勢而漫爲推轂吾恐私黨游說之疑先史遷而見矣若夫主父偃修其私隙一鼓唇而兩王受戮

孔子所謂利口覆邦不能已誅于聖王者弘而曲學也獨不耦意于帝之見憐耶徒舒而不任德誅偃而不避怨益見弘之善其直也或又曰弘當軸處中久矣而不能若干秋之一言寤意也曰膏軸不能以運方穿而膠幹不能以合疏罅士惟其遭爾以帝之雄才大畧倚文景之餘業懸衡天下縱其侈心非待夫貳師之暴骸于外太子之涉血于內摧抑崩隳而何以有輪臺之悔哉弘當其侈心之盛故累諫而不爲功千

秋值其侈心之衰故一言而遂為德惟其遭哉  
夫事明聖之主則直以身事庸常之主則直以  
言惟事夫雄才大畧之主則直以身直以言皆  
當有所紆徐也假弘而遭帝之末年則所補察  
彌縫者寧止此哉嗚呼弘亦賢矣而世卒莫得  
表異豈所謂歸德于主而不尸其功含章可貞  
與道委蛇者耶

送張丈守天台序

不佞之籍司馬也友張君焉君與人交關關鑰

落穆如也能心醉同舍郎而同舍郎私相憐之  
會君以守郡出則謁不佞而詔之曰古之鷹擊  
毛摯以神明稱者類籍籍機權自將張君語醞籍  
可爾以古人之術見繩如瀾其職何吾儕不能  
不為若虞也曰子矚於用之用而未矚於不用  
之用也機設於事先而權應於將事要以待夫  
非常之原不測之變非可以輕試漫為也今夫  
龍淵雖利鋒缺而不能以割腐谿子雖勁膠折  
而不能以穿縞輕於用也彼夫也窺利審便秋

毫之析而錙銖之較也詹詹間間窮耳目而消  
耗其脉一不勝其銳則已制於天下矣何以制  
天下哉譬之無敵而操刃無獸而張弧以禦敵  
與獸則失其利矣是故以動唱則不若以靜持  
以言瀑則不若以默藏以文飾則不若以質居  
何也不用而後全所以用全所以用而後所用  
大也司馬氏之操要害於天下也冗于六曹矣  
而張君分部協武選焉協司以貳長於事無不  
當而例以嫌不可否涉筆占署而已籍令於斯

而以動唱以言暴以文飾操兵于無故而用之  
如拔篲欲其無缺且折也何幾故夫措措世人  
以新其名者乃瘡疔其身以自賊也君得之矣  
素位而行若農之有畔無少踰越不掩關而自  
寂不緘口而自慎不黜浮而自朴然而同時輕  
銳少年見君莫不爽然自失動則慚其躁言則  
慚其支文則慚其琢也君之名耳於執政者不  
一二而口於同舍者則無已其於才也容有不  
竟而其力恒悠然而有餘率是道以理郡其易

爾或曰子部暇豫而守事旁午不相衡也其亦能以無事事而以不治治乎曰守尸牧而已非有非常之原不測之變也擾之則滋亂急之則傷化惟夫治以不治而事以無事則得矣漢史氏述京兆馮翊之治網絡張設神鬼其行然取爲小治奸盜不勝而謹身帥先不嚴而民從化則蜀郡渤海收其效矣彼於勸課之外寧有他竒而君子終不以彼易此也蓋渤海蜀郡以無事治則治者約而若于治者深京兆馮翊以有

事治則治者煩而從夫治者強故夫機權之伸於無事而屈於有事也善於不用而不善於用也此足驗矣天台地阻俗醇承事者朝而不夕守雖介然一侯牧而暇豫猶子部也張君以子部之治治之渤海蜀郡之化差易耳惡用鷹擊毛摯稱以神明而效京兆馮翊爲異日國家而有非常之原不測之變也一旦委君于城君且操龍淵張谿子電發霆擊而趨之矣斯際也天下盡曙君之神明有機權而不知今日之含晦

歛遜於子部者之所豫也此所謂不用而能全  
所用以大用者哉

### 顧母韋夫人墓表

古者教始自內故有形史志女德佐斧藻於閨  
闈實與士行偕重而黯然罕傳說何哉左氏志  
稱繁矣然自歎與盼母數人外靡可質者豈其  
時先王陰教猶存達於比屋雖或龜勉中匱猶  
未足示軌躅則惟其本名理切倫範能佑啟後  
人而為德天下斯足寄于副在耳彼伐條羞荇

恤緯尸饗非其大者而何以志為余居姑蘇耳  
韋夫人之行甚詳而知其所係大足志也韋氏  
自應物官蘇州刺史遭亂家焉子孫與顧氏世  
並顯韋有長者曰德芳娶於茹實生夫人顧有  
曰溪逸者兩翁相出入甚善因為子半野居士  
委禽夫人既入門修厥職宛轉備物不令恥壘  
塵芥甚當舅姑意舅姑賢之曰是婦也婉順而  
莊其福占也不興于躬必於子孫乎居士以心  
計起家埒素封矣夫人語之曰而以力於私者

者養寧若以力於公者養而以身娛親寧若以  
官娛親歲崢嶸矣父母所望於爾者何而輕一  
命也居士乃被選擇秩比百石以上給事漢署  
夫人爲綜家政其稍入薄計緡筴井井也居士  
以故能盡節於公無相內顧居士既被章采念  
父母年至矣謝歸益務修業息以供養不自愛  
物夫人益操作拮据不自愛力二親益夷懌相  
含哺視絲以偕老如此三十年居士好行其德  
而任俠負氣不能忍睚眦夫人嘗譬解之曰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丈夫室視宇宙而閭巷如馨  
地寧可鬪戰求勝居士雖降以相從其氣不易  
猝下隣有窺主藏者厄居士夫人引之避得免  
質明衆欲直其事夫人曰爾豈乏葳蕤之鑰而  
盜妄意爾室中耶其以修怨也怨未釋而又益  
之不胥溺不已第忍之舉首有天而豈終夢夢  
也卒不竟其事里閭同姓坐鼓鑄事致法怨家  
憾未已用以誣居士下獄夫人子栗如先生汝  
玉詣府白寃寇轢之河濱夫人以身蔽捍得脫

居士難既解不任受誣發憤卒夫人傷之慟幾  
絕復自抑曰以是藐諸孤而弗克共夫寔窳也  
面子孫而矢之曰未亡人所以荅死者惟若爾  
後人爾後人或弗弘其家俾未亡人他日何以  
見死者栗如公遂自奮勵于學卒受食掌故爲  
大儒婦王宜人沒工部君其志甫七齡儻然也  
夫人祝之曰嗟髮髦乎天所開也以竟而祖所  
未試親與起居束如束芻不容小嬉間隋工部  
君夜呻咭夫人以機杼相劑膏竟而夫人曉不

交父之能誦其孫所習曰某也孝某也忠可式  
也孺子志之豈惟菁藻是綴工部君以夫人教  
用俊造升於成均而夫人色喜曰吾故謂天開  
此兒以竟而祖也辛未其志舉進士夫人喜且  
泣語栗如曰而父能樹德兒能種學而皆未食  
其實也小子乃能以而父所樹兒所種者致之  
天子吾往謂舉首有天信如蘆蓑之必獲矣未  
亡人足以荅死者矣其志令長興則詔之曰若  
必忠慎以從事也無潤膏脂無搖三尺無忘而

祖覆盆時甲戌其志上計還辭堂下法然謂曰  
吾髦甚恐不及瓜子勉之矣其以吾往日機杼  
間所誨爾者效之主無崇顯膺厚自幾工部君  
行而不釋然數欲反畏夫人嚴勉就職歲除復  
輒泣然曰我往遭家難不自意全令母子得舉  
一觴相屬天也被螫人者安在爾子孫盍念爾  
祖聿修厥德亦無以天自幸登枝而捐其本語  
千百言若以訣者乙亥上冢欲親行墟墓謂栗  
如曰吾將宅是以報而父俾知爾子孫不負訓

遂以三月某日寤而卒年幾九十矣其志於官  
舍夢夫人攬衣太息曰而父窮哉計至始悟曰  
窮乃笑也神命之矣夫人所盡心力者于訓其  
孫最篤至以故其精爽亦最著於茲已而其志  
用能其官課最以夫人言不競崇膺久之而貳  
南昌入佐司空所至竭節奢望藹鬱居常嘆曰  
豈吾實能勤其若常在大母機杼旁何敢不黽  
勉自效也嗟乎夫人之行脩矣而所難者尤難  
於艱苦憊困之時甘荼習蓼弗自墮數用能式



穀而孫以爲德于天下則豈惟伐條羞荇恤緯  
尸養女職之共而已左氏所記歎與盼皆繫母  
氏之能悔而備官取嘆尤物蹈禍卒不能使之  
心喻而副之也豈其教有未至與工部君能以  
所學習靖獻主上卒爲蓋臣則豈惟天所開惟  
是夫人之教本名理切倫範精誠所至用能式  
靈之哉其賢過於左氏所記矣吾特表以式于  
世

劉子威婦顧宜人誄

劉子威先生喪其婦顧宜人三年而悼猶若始  
喪也曰豈余也而以情暱惟宜人實相予而終  
不可諉也宜人初尚先生尊章御之嚴并白絲  
泉必命操也而宜人不以瑣細有倦色窮畧而  
繼以膏作猶不輟先生數謝休宜人宜人弗休  
曰婦職也敢愛力先生成進士歷西掖南牀宜  
人悉從先生懷才負氣不下一世時露鋒穎弗  
能于絳灌宜人憂其及也史之歸上章弗得請  
而口牙爲禍矣先生當左授雅不欲行宜人曰

人以私毀君而以公法請若弗枉是避私毀而  
警公法也先生於是強就嶺海之命宜人聞關  
共離霜露時時沃先生以清耐慰勞之曰而輪  
蹄王土寧非 天子恩先生自以遷客宜從容  
諷議則勸之盡力凡案已而量移丞近郡則宜  
人已病比分察豫州則數瞑眩于牀第也先生  
當行部以宜人故遂巡宜人撫之君無事馬蹄  
間耶先生揮淚往時時請急又坐崎嶇不能中  
御史驩遂得調先生謂宜人此雞肋也而令人

誠要撓臆吾不能矣乃投劾歸而家徒四壁也  
宜人身先操作能以儉成豐而以廉致羸再更  
三年喪不以衰弛拮据先生雞骨支牀則惧其  
不任毀也數自匿其毀形而以愉色解之禪除  
宜人益自力先生益得淫于竹素遂以文擅  
天下而聞守汲于湖山厨傳舟車不戒而具行  
即爲窩至即爲鄉采茹登矚繇是絕意仕進夫  
宜人既沒先生泣曰傷哉亡吾婦也令吾以吾  
身後而柰何能若蒙莊因命不佞爲之誄嗚呼

宜人於先生勉以義佐以勤用能不朽先生宜  
先生欲不朽之也而不佞豈其任敬次其言行  
之大者爲作誄其詞曰

有山蒼蔚谷資其噓桂史之賢女德是胥其德  
惟何式於關睢步節珩璜語順琪琚曰嬪於劉  
承事尊章豆籩無怠居起有將鳳凰于飛和鳴  
鏘鏘南北間關頰尾河魴惟爾君子慷慨持論  
螺蛉其曹逢靈氣欲吞周鼎在廟神奸遁魂宜人  
龜勉劑以柔溫曰而所蹈天耦人疴狗華纍生

孤貴失和陵厲片心千秋誰何惟於宦路易取  
嗟我世法道眼人貌而天否則龍蛇庶幾自全  
南箕哆舌斥䟽下遷瘴海于征山戈岸鋌風作  
霹靂霧爲綵虹萬恠墮突四顧途窮相携盲進  
若履于宮曰是主恩瀕死方隆豫藩量移沉  
痾日瘠如旒欲潰君子弗憚人旣我擠天復爾  
厄請急于公而以招隙宜人曰歸時乎可矣南  
面百城達者敝屣而有真宅寥廓無埃馮夷大  
丙一御萬里閑居旣賦白雲無悟闡政攸資以

修晨暮英雄失據逸響是務騁轡三五摺擊末  
路亦惟宜人惠子以日燕珍于堂苦身于室栖  
山宅水破子蕭瑟取辦咄嗟緯不遑恤嗚呼哀  
哉萊婦鴻妻風流遠尚孰於夫子百行攸相進  
鋤其雄退全其曠孝不禫衰忠不遠忘廢著鬻  
財則身是程弗用竒勝而以畜成處士之義公  
子之名振振君子是籍是馮嗚呼哀哉人之相  
夫乘良齧肥爾之相夫蹈素含微夫如陽燭身  
如露晞窀穸沉陰痛矣大歸

與徐宗顯太守書

白雲司中與足下把臂凡八月而始去從縉雲  
諸大夫游然以道義相期心領神契於足下良  
深足下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潤飾吏  
治而素絲五紵退食自公之節又能式於有位  
匪佞匪倭鄞江雖僻遠于今文明域也足下能  
不鄙夷其民而以經術文雅潤飾而作新之乎  
能以素絲五紵退食自公之節表帥而化導之  
乎君子一心萬化含畜衆寡小大莫非分也薄

領期會莫非道也厭瑣細而薄荒遠自便其身  
曾何足以語仁哉吾知足下之安然于是而無  
宵臆約結之患也僕竊祿十年曾不能樹尺寸  
以報 天子而忽以母病歸矣立功立言不能  
自致則庶幾於立德也夫功與言有待而立德  
何所待哉自得而已自得則不知天之爲高地  
之爲下死生之爲變而區區俯仰榮辱空花野  
馬曾何足以入其中也林卧以來深自奮勵第  
友於古而其人遠友于今而其人俗則默坐而  
求之心其又恍惚疑似或得而或失盖深見夫  
華之未易刊而寶之未易就支離之未易黜而  
虛圓之未易全也歲月于邁索居自墮欲走羊  
厨漁滄之間求借一臂爲助幸足下無遐我而  
棄置之炯炯此心猶白雲司也

與沈練川中丞書

使者于錫山道中伏承翰諭臨寵即掃徑以待  
經旬而安期之駕杳然也遂于孟秋六日載脂  
其轄走詣練川則臺下駕而越姑蘇美度一葦

不能及大觚南望久之黯然嗟唏惟以孤懷化  
爲明月從旌旆于金支石竺間耳閩固臺下舊  
遊又當老手風斤霜刃其有餘斲而無傷迹乎  
然昔爲吏而今爲監也爲吏者理其煩爲監者  
握其簡則精覈之與寬和不易地而異用矣程  
子有云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  
誠心與之共治旨哉斯言非才誠合一如翁不  
能踐此也不肖山居以來忽已二暮賴天之靈  
能自省悟以詞賦爲小道而求之學問然不敢

以見解議論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于世惟務隱  
修默省挫其銳而和其光隤然如野老僂然如  
洒削胃脯之夫而已辱臺下推轂之勤第方理  
過之不暇安敢汲汲然以希世易稱君子安其  
身而後動若于此道少有所進不至墮落則或  
行或違皆有以荅知己苟籍是爲終南而冀彈  
冠之遇則辱知己也滋甚執事又何友焉夫知  
道者豈以一節一行爲高而一節一行之不固  
則亦不可以入道也

上許閣下書

時可昔在表著常承吐握別去三年而濶聞問於閣下也則踈節哉掛冠以來跼伏林莽日與山僧野鷗相並何論朝事即吳閶巷語了不聞也有僮自郡手一冊至尊疏載焉倚床讀之令人神滿大宅不覺其有起色然自疏行淺知者以爲不必有而深慮者以爲不可無夫所謂國是寧有典要哉惟其揆諸心而是也苟失其是雖出於衆儻然不受苟得其是雖出於獨警然

不顧其得其失間不容髮故緩則諭以精意而急則爭以口吻大臣所以計便天下而小嫌細謹不避也若或知其非是而不言言之而不力上以隱事主而下以曲示人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天下彼天下之事有典要可循者則有司得以執之臺諫得以糾之惟夫君心向背之際忠佞難辨之幾非常之原黎民所不測者非大臣持之而誰持哉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其議也非苟語也求伸其是而不求伸

我求制其非而不求制人是非明而凜乎風節  
人我忘而休乎德量噫是胡可與缺缺小智者  
論也林莽之夫忽及時事恐海鷗之不下而山  
僧之見笑然自相公覽之則以為此芻蕘之言  
時亦弋獲也彼目為狂奴故態者任之哉

奉舊堂老曾公書

時可郎司馬先生實為之長嘗以簿領文字見  
知先生第自堂謁外不敢于私室請間而先生  
去南臺入為司空亦不敢以竿牘求通左右顧

陰察先生推轂不肖之意慙不少倦也出官  
貴陽先生復悵然惜之曰是彈丸地也而往高  
才耶則益默然心喻其知我也別去數年不能  
走一介慰先生困中疑若落落然自先生之貴  
盛而時可未嘗通竿牘則其人可諒也秋山飛  
雨掩關獨坐忽聞剝啄則山人胡茂承自千里  
至矣勞苦平生因以聞先生起居相顧泔瀾及  
登虎丘出酒酒之而茂承不舉盞也出食食之  
而茂承不舉著也曰尚書急若倒懸岳松何心



領此則又流涕曰廉哉尚書其爲郎署而與岳松交驩也今哆口而訟其寃或見以爲阿所好然而岳松非友尚書者也友夫不有尚書者也彼不有已之尚書而顧有他人之宰相耶男子有心鱗然可質白日寧容矇昧瞽說也彼其簪裾三世而主藏不過八千金也盡三族之產而鬻之不二萬鏹也孑然一老家徒壁立無以卒歲柰何與澳忍貪墨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哉岳松雖貧爲布衣不愛橐中百金裝舉手授之且

爲之七奔燕中幾以死報矣而當時之入幕與坐當尚書推轂者滿天下柰何爭自烏獸匿也岳松私竊耻之李陵戰北降虜而太史公裂牙掉舌直于帝前以爲有國士之風是何交情意氣古今人不相及一至於此夫尚書坐黨人廢耳以尚書才即無江陵寧不貴即有江陵亦不能使不貴若謂其階江陵而貴籍貴以轢人則岳松今日借鸞刀自剖明之出岳松之肝肺不足謝天下士大夫也嗟乎岳松非狂非妄寧獨

不以新驃騎爲奇貨而乃倚故將軍以釣奇耶  
人皆集苑已獨集枯此可諒矣不佞時與江右  
朱文光並聞其言而咸竦然抵几起也曰賢哉  
茂承孟舒任安之義不足多也時可之不通一  
介益無逃其罪矣敬因茂承之行而附一言  
聖主如天慘舒何意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則貴  
能守也先生勉之哉天下有一茂承知己可不  
恨若能不負  
聖主于心雖無茂承又何恨也

宋侍御校士錄序

今天下文獻相踵者莫如我吳四郡四郡畫長  
江大湖以爲國奇峰秀壑獨饒形勝其光英冲  
粹之所蘊崇磅礴往往洩而爲人文 明興復  
以文德洽縣寓則茲土列在首善二百年來天  
運地靈于斯爲盛而平原宋公以名御史按焉  
公在事持大體而于勸學興士尤加之意每都  
試諸生親爲課第即 簡書所載而申飭之實  
成周之遺法也周之使者出而問俗觀風大都

考鏡于詩其揚而不能沈者則知其民悍靡而不能企者則知其民懦紆徐溫厚而文質相劑者則知其民循蓋詩以言志合天下之志而貢于一人以一人之志而論天下運治於潛而移化於默此其爲係固非若刺舉聽斷之匡飭于一方一事而已也而文之重于詩也士之重于民也不尤急哉是故使君于茲每懷靡及焉而其所財擇必其杼柚於胃臆而經緯乎理道者若夫高之而象罔謬悠卑之而蹠蹕渙忍與夫

艷采辨說闡技于棘猴之末者一切置弗錄夫亦于校藝之中而進以中和返以敦朴抑其揚而振其靡使諸士曉然知一人之志意于以軼輓近而邁成周乎吁嗟使君之意良厚矣神理所喻衆響應之甚于鎗鸞試舉而諷焉咸彬彬然其有裁也乃使君復以付之剗劂既奏工則進諸生而詔之曰若毋以是自多也吾且以吳之掌故爲若言自公子扎以皙風雅陳世德傾其中國之名卿碩士而士衡兄弟騁轡于藻藝

之府也亦莫不標能擅美掩映一時而膏馥後  
代矣要以儒林所推轂而爭爲尸祝者則無先  
言偃偃于聖門以文學稱而載于論語者不過  
以禮樂教民以不由徑不私謁取士其他寥寥  
無所槩見則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此華實之  
辨也易之言人文也曰文明以止文明離也以  
止艮也上離而下艮作者有深意乎造化之運  
遷也自質而生文聖人之幹旋也以文而返質  
文也者君子所不得已而非所先也學者誠能

受虛于天弗鑿以人稟靈于初弗淫以習父之  
而至于純粹欲懿華落實存則總要術于神樞  
尋獨解於象外不出軒序而橐籥品稟吐運絲  
邈得志則經天緯地爲元元倚辦大命不得志  
則亦補苴張皇于先聖之業以幽贊化育斯所  
謂文哉嗟夫世方以繡其鞶帨工于矩矱爲文  
是故祖秦補漢奴隸百家而醞釀千古無遺力  
矣孰知夫太素之所以爲華也孰知夫太朴之  
所以爲琢也孰知夫闇然噦冥而無文者之所

以爲文也故儒者一之于理道則兩得之矣世俗一之于藻藝則兩失之矣是故爲諸生以文士立三尺則莫若爲諸生以儒者立三尺其亦遵大易之止傲言偃之實陋子扎之辨黜二陸之浮務使稱之下而愈其稱詩也陳之上而愈其陳詩也移風而不爲風移變俗而不爲俗變則觀風問俗者亦與休哉于是諸生退而卒業而郡侯命不佞序之不佞惟使君之儼然臨也宣王風而因以崇儒雅示藝苑之指南而且以立世教之砥柱其調致于此可想以予不敏方與諸生共相濯磨庶幾鄒魯吾鄉而成周吾代也

山齋語錄

今之持敬者多拘而少暢故工夫時有斷續不知心是吾身主宰本來無斷無續敬是吾心自爲主宰只一檢照天理渾然亦何必著力而別以一心操此一心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矣朱子詩云但得心存斯是敬莫于存外更加  
功此數語最須玩味

進道貴于中行次則剛毅孔門惟顏子可稱中  
行曾子孟子氣質皆近于剛顧其得傳聖人之  
道乃其力也今吾輩所以終日因循自墮政爲  
少剛毅二字當此世界人欲橫潰之時豈可不  
壁立砥柱以遏制之而相隨爲茅靡波流將何  
底止耶然其要在先義利之辨矣朱子曰惟其  
拆而精之也入毫芒故其擴而克之也塞宇宙  
又曰但心以爲近利處即便捨却只有割捨不  
盡的不消慮其割捨太甚噫非果于用力者孰  
知斯言

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蓋以此性寓乎氣質之中  
非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爲二也

文已遠於實矣故而不止其遠益甚終則徒文  
而亡實故以簡質爲貴昨會徐太室先生曰鳳  
洲文字何如予荅曰某後學何能窺其淺深先  
生拂衣而語曰鳳洲但知弄筆頭耳其詩云差

池霜色鬢毛侵此不過白髮耳安用費許多詞  
又詩云婁江東望碧如絲云碧則不應稱如絲  
云如絲則不應稱碧又如贈都督楊公五十序  
所謂取其暗鳴叱咤躍馬而廢千人者弱其竅  
而爲嘯歌此穉子敷演生意語非大手筆也賀  
雙塘汪翁序云郡國守相冠蓋羔雁填溢兩家  
賓客牢醴之燕相望于大江南何等塵俗又云  
萬曆者永永勿替幾欲與天地相終始此則惡  
道語矣陸氏伯仲集云吾思通於鬼神而俗不  
曉聲等于金石而價莫售使韓歐操觚必不作  
此淫蛙語余低頭不敢荅夫以鳳洲先生之苦  
心于文至矣然不免有遺議蓋鳳洲所患在于  
太務馳騁必欲盡古今文章之變然往往遠于  
理道正與簡質相反楊子雲云雕蟲之技壯夫  
不爲吾輩今日亦可自警

學者始于操心終于無妄要以體道若不能體  
道而欲屏慮息心則坐忘乃所謂坐馳也  
天地設位萬物雜陳輕清者上重濁者下而陰

陽醞釀升降流行常是和合所以君子于賢不肖雖要審擇而常有渾融包涵意思乃爲天地氣象

文章順吾情性盎然而出之則載道之器也若或偏嗜或沉溺或求工未免爲道之障矣人心如天地無所限量而求工於偏詞矜激乎一致安能與天地相似耶

善學者于有物處時常居此心于無物處心與理相湊泊此自然之樂富貴不與易也

詩以道性情故或工而離或拙而合惟窮道者能于道音亮節之中而溫厚和平之意自在

近來文字輒以比擬秦漢爲奇獨東溟管文深病其陋嘗與共讀汪南明文不終篇管文輒推墮几下曰惡用是沾沾諛諛者爲哉旗鼓嚆矢諸字眼有何好處而累用之不置使去此數字更何意味坐中大咲然文章要在發抒膏臆不失古人規格不必櫛句比字一一模擬之也胡寬管新豐優孟學孫叔敖豈獨彷彿其形狀亦



自得於神明耳至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滅若沒若亡若失玄黃牝牡一弗入目天機之所至也吾輩求諸心而得其所謂虛明靜一徐取古人之言之善者以爲之法則天機所至不假模擬而自合矣若影響依附此徇外自欺之大者寧可弗戒哉

天下儘有以機智而樹績于當年遺名于後世然而徇外忘內君子不由也吾寧守吾之拙任其無聞見棄而已

不求勝物則物自莫能撓我若與之角未有不爲彼所勝者

學者不必求異乎人亦不必求合乎人求異則有我求合則失我

中庸稱素位而行曾子亦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聖賢所行只是天理合當如是非有異于常人也惟偶值夫不測之變非常之原不能蹈常襲故則不得不捐軀握節明目張膽不爲苟同之行然要亦求以扶剛常濟天下而已豈立異哉

日月經天而風雲煙雨變化于其下人自見其  
奇而太虛自如也聖賢雖或捐軀握節驚世動  
衆而其心猶夫日用常行不自知其奇也  
居官每事求盡其誠則其才自見若急欲見其  
才則不能盡其誠矣

物亦我也我亦物也即物觀心即心觀妙  
學務無情則至于滅性學務有情則至于蕩性  
良知雖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主宰然欲其醞  
釀流行無斷無續不失本來面目則必有致之

之功孟子所謂達所謂擴充中庸所謂致曲皆  
其用力處也陽明先生自少于學問無所不窺  
至旁求之于二氏者數年後至龍場懲創磨礪  
死生變故人情物態無不推究然後豁然有得  
遂提醒二字以倡天下今學先生者舍其難而  
畱其易求其化而忘其習譬之適京師者不能  
踰江蹈淮而遽欲從容于長楊五柞則亦何能  
至也

無欲者吾心之真體天命之本原古之善寡欲

者不待其有欲而克治也防于未然使不復萌則爲貴耳

陽明所謂良知即中庸未發之本體然中庸曰戒懼曰慎獨曰爲己曰知幾皆所以致之也若謂其感應自然而廢學自恣則失中庸之旨矣周子所謂主靜乃聖學正脉其要全在無欲苟能無欲則雖在紛華波蕩之中終日動作云爲而自獨契于所謂神妙圓融無聲無臭之體即一毫俗情世態不能沾染不能動搖此則真能

主靜者苟但棲心虛寂曰吾以主靜也即使孤介清潔亦不免爲偏方獨智之士而無以成天下之務况于人欲潛滋暗長其爲害又何可勝言也

中庸所謂戒懼于不睹不聞即周子主靜之說不睹不聞靜也而見乎隱顯乎微則未嘗不動也凡宇宙之交錯變化人事之酬酢應止皆動也而其根則本靜人心未有一時之不動亦未有一時之不靜主乎靜而動自該矣

居業錄云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  
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  
氏則侮天地矣雖然莊子之侮聖人實本于老  
子搃提仁義滅絕禮樂之說釋氏之侮天地亦  
本于莊周天地一馬萬物一指之說其言固相  
祖述者

陽明良知之說雖曰求諸本心感應自然然實  
非是內非外遺學棄事而偏于虛寂也其曰靜  
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若專靠

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病根潛伏  
依舊滋長又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又曰  
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  
和名物度數豈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又曰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  
無物也又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又  
曰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除却見  
聞亦無良知可致矣其荅羅整菴書云學必資  
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

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觀此數語可以得先生之學矣余懼同志之惑也特揭以示之

趙定宇嘗稱王鳳洲管韓二子序其文縱橫跌宕生平得意之作可以壓卷管東溟獨謂此文甚無法度前段旣論管仲於桓公機合韓非於秦機不合是分明以二子之遇合爲軒輊中間如何忽插入勢之所在則天也一段議論前後

了不相蒙古人寧有此蓋鳳洲之文患其意多不能裁也又如王文靜先生祠堂記其議論全無關係獨以孤松爲高逸老人敷演生意捨此便如蠟蠟矣凡作祠堂記當標其功德可祀茲所云朝有吟諷夕貴臨川之帑手墨猶潤群擗吳興之練此何以書焉如此句法于秦漢于六朝兩無所當大抵鳳洲此文有塗抹倚門之態而無佩玉鳴鸞之氣象管君所言固是一論要之士人操染乃其本業在彼不必過爲矜詡在

此亦不必遽相拮據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獨  
區區與人爭句字之奇乎予近領南臯先生之  
誨絕不為應酬詩文近見佳者亦復隱動浸淫  
發于大宅則知宇宙內事獨有馭心之難也  
孟子說夜氣所息自為衆人言若到至誠無息  
則清明在躬無晝無夜矣

國家於度官論才大臣更不論才君子論人大  
賢以下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然才與德非  
二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運天下

於掌上其德之大者乎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而已小之乎為德也

博文約禮非兩時事博學于文正所以約禮也  
孔子老而學易韋編三絕則博文之功終始未  
嘗廢蓋心體本無所藉于外而以義理栽培亦  
為深造之助彼謂六經皆我註脚但當直求諸  
心此矯枉之言非正論也

六經之文如星辰在上昭回燦然而幹旋元化  
以成歲功實有利于民生日用諸子之文如持

炬以資暮行淺之乎其益矣曹劉三謝火樹煙  
花又何取焉

聖人作六經如農之服耜工之貿易要以利民  
生日用在聖人不得已在此天下不可缺諸子之  
言如雕牆繪壁則惟豪舉者之所資而已矣  
天地氣正而後雨暘時若人能莊肅則和易自  
生以此知禮樂非二事

天下無事合少得厭事者心不大也

宰相用人須以造化為心有因物付物意則論  
才自當

馳逐世事之患小遺落世事之患大

馮子采茗於虎丘之竹亭龐眉老僧扶杖出林  
間揖予而語曰公豈無僮而躬為采也以是敦  
朴勤厲之心何事不可為何道不可進貧道居  
此歲更甲子矣陸子餘陸師道文徵仲皆吾檀  
越也竊見先輩士夫居身物外而游心天際其  
風流調致至今可想每遇良辰二三知己角巾  
野服扁舟往來班荆席卉清言竟晷即遇貧道

亦海鷗相與坐起談詠狎暱無忌近日來者率  
款貴客張華筵僕從祁祁入門叫呼叱詫使貧  
道望如羆虎震竦不敢近吁嗟階前之樹曾無  
幾臙而人心不相及若經數劫此何以故豈氣  
數使然與貧道不能以文章學術察人而能察  
人以色貌先輩鼎貴而意味儒生也後人乍顯  
而氣勢勳戚也先輩以天下爲家逍遙尚羊譬  
如威鳳野鶴宅雲表而依寥廓後人各以其家  
爲家拘迫齷齪若兔之營窟鼠之隙穴拮据終

日而已嗟乎天高海冥境界本自無碍而奈何  
以阿堵故囚拘七尺爲不肖子孫酒色之資愚  
亦甚矣吾視先生之貌見先生之采茗知其素  
心人也敢以是言慰勞先生時李生日孜亦在  
亭旁聞而咲曰謬矣釋氏平等苟以道眼觀盡  
皆素侶而何置黑白於其間僧曰子不聞菩薩  
悲智雙運世道波矣胡寧不悲貧道倦倦愆患  
後人倣依先輩正爲平等心也馮子于是莞然  
投筐而書其言時萬曆甲申三月九日



獻吉云枚氏七非心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  
作者無七而必七然皆俳語也夫宮室服食游  
獵君子耻言之而乃侈之又相襲言之耶此論  
甚正獻吉晚年大悔其所習至欲自焚其稿吁  
嗟晚矣

溫良寒暑造化不能違也而節之以日月飲食  
男女聖賢不能廢也而節之以性節與不節聖  
狂所由分也

沉厚則智自生躁險則謀益拙

三代以前聖賢生而開治三代以後聖賢生而  
維亂周秦之際而無孔孟也有宋之南而無程  
朱也道幾滅絕哉

勉之云古之人視夫賄也猶虎虺之必噬唾塗  
圓之必汗穢洪水之必浸溺不惟知畏於其躬  
至於人之惑而蹈之亦爲之惶跼不寧拳拳獻  
替若欲其捨惡而新焉語甚切至可書座右

三代以下漢武帝真可謂知人能得人於形迹  
之外如東方朔諫除上林苑請誅董君王父偃

諫伐匈奴豈不侃侃稱疆直然朔以俳優見過不以能諫而列爲正人偃以傾險被誅不以能諫而稱爲良士彼其眼界甚大故能拆衷不爽豈若後世漫無所裁而徒以一言一事定人昂目也

朱雲折檻其事雖烈要之即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之餘勇所賈未必其爲正氣當守丞嘉上封事欲以雲試守御史大夫而匡衡對以爲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提動而民不靜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此數語通達國體非衡之博學不能爲是言

歐陽先生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於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此數語述陽明之學簡而該矣

羅先生之學初嘗語及主靜歸寂而中年則專

在求仁其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此與孟子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旨同致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則萬事無不可爲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則一身不能自立

象山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此正陽明先生良知之說所由本然象山操持最爲嚴密門人飯次交足即以爲過其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是何等工夫故其造就門人率多成立非若今之學者託大自恣而廢夫檢括也

劉敬初謁漢高不肯脫羊裘而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其氣已足辦天下事矣立談之頃定都長安爲漢樹長畫及沮句注之兵和

約旬奴休息瘡痍出民塗炭孔子所謂如其仁也至請徙豪傑名家實關中疆幹弱枝預制七國之變知微乎嗚呼輓轡一齊虜而所補直世道不淺士亦何必專取甲乙賢能張子房鴻溝之諫程子以爲背約不義然以項羽之暴而守信弗擊是塗炭百萬之生靈以求踐其一言豈聖賢所忍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爲是爾擊羽則義不擊則不義子房辨之審矣

世以取劉璋爲孔明病不知劉璋闇弱必不能  
有蜀此固操之所耽耽虎視者備若不取是任  
操取之也孔明不令備取是以蜀餌操也以蜀  
餌操則操益強而漢獻益孤以蜀與備則操有  
敵而漢統僅存此正孔明之忠也而非所病也  
曰桓文之譎孔子不與孔明斯舉得無見棄於  
孔子乎曰孔子意在尊王桓文借名勤王而滅  
譚滅遂實則自殖孔明興復漢室蓋誠于勤王  
其于桓文公私義利固不相侔矣或曰漢昭烈

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  
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  
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  
要之孔明雖守荊州其取劉璋事未有不知即  
知之亦無傷也

或曰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  
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迂而且謬  
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  
光武舉號先主唱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  
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嗟乎此通儒之論或人豈  
未嘗見乎

唐肅宗兩京之復李鄴侯之功居多史逸其事  
惟鄴侯家傳爲詳溫公作通鑑悉載之朱子剛  
目則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然是時  
天下多故史官未備史之所載從後追憶家傳  
乃得之目擊然則家傳誠不可盡信而亦豈得  
盡不信也舊唐書言德宗以時日禁忌爲意而  
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

爲愜然德宗以建中之亂桑道茂預請城奉天  
謂爲天命非杞所致而泌極言杞之奸邪且曰  
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  
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  
此論甚得大臣啓沃之道嗟乎天命尚不言而  
又何鬼道也史氏之論不平矣

德宗嘗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  
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  
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

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  
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  
宰相也泌此論可謂得體宰相代天理物能則  
任不能則辭若遜避以爲賢而任人指揮駁出  
多門則將焉用彼相矣方分宜旣罷華亭懲其  
奸書三語懸之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  
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一時翕然稱賢由  
今觀之則三語未免有弊以世廟之英明威  
福豈下移者分宜特借其威福以行其私耳今

曰以威福還主上則似若昔據之于臣而今還之于君也是于已爲美稱而于君顧掩其明聖無論三代之佐即韓范富歐亦必無是語若政務乃朝廷之政務非諸司之政務也吾奉公以平章之而不以行吾私則得矣又何還之有其曰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則相國固公論之所主已不有以拆衷之而任其發言盈庭以爲公論可乎哉或曰本朝不設宰相今之閣臣非可以宰相擬也曰太祖之罷丞相懲胡惟庸之

變也惟庸與太祖同起兵間宜其跋扈不臣而窺竊神器若以書生爲宰相則安有是無將之謀也太宗深慮政權旁落而不忍變太祖之制故復設閣臣預機務不與之以名而與之以實又以翰林爲之其防微杜患之意至矣夫使六部與閣臣協謀則政有統而權不專雖聖人不廢也若曰閣臣之職只備顧問詳章奏則官以學士足矣而又何必加以孤卿華亭之意蓋在於收人心而不知其失大體也李鄴侯

則規模宏遠矣

裴類作崇有論王坦之作廢莊論可謂中流之砥柱衆醉之獨醒矣文章不關係世教雖多亦奚以爲

歐陽公五代史非其得意之文其叙事劣於史遷其持論則正於史遷然史遷會萃左國及西京名家文章以爲槓幹而公獨掇拾殘文斷簡于兵戈煨燼之餘其爲力固自有難易也

朱文公雨詩云孤燈耿寒燭照此一窓幽計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二詩皆有風騷雅致寧獨蹈唐人之藩耶沈佺期盧家少婦一律真得比興之義陳子昂感遇詩杜甫秦州雜詠語出埃壘皆近代所未能不可以詞人少之也

楊素以五言七言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或謂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獨冠一時要之亦當時幕客所撰如呂氏春秋豈



陽翟夫賈胃臆中流出也

聖賢之心如宇宙無際物我兩忘不知有所謂人寧復知有所謂黨雖其險薄小人亦視爲一體拳拳汲汲未嘗不欲其捨邪而適正更惡而就善豈若隔蠻荒于域外居櫛杙于四裔而別視之也惟其怙終不悛則爲夫之上六矣是故治世無有君子小人之名其衰也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至于君子小人無所分別國是混淆則日趨于大亂而不可返矣大都君子無黨亦不以黨名人小人有黨而後以黨目君子求治者不可以不辨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註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劉晝曰煙生於火而鬱火者煙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其語在伊洛前旨皆淵邃

易繫辭言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本義曰此言人能法

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人矣蓋爲衆人言也夫子不敢遽言聖人姑曰賢人之德業欲衆人皆可至也語最明白若韓康伯註則云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爲群方各遂其業德業旣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此語雖玄而實非孔子之旨聖人雖德業旣成而實聲臭俱無初非離事迹以爲神化也若以事在有境爲入于形器則道自道器自器此老子虛無之教非聖賢不顯篤恭之學也

天行健是曰乾震之動乾以動之也離之麗乾以麗之也兌之說乾以說之也入以乾巽之謂矣陷以乾坎之謂矣止以乾艮之謂矣坤也者承乾時行而已矣此坤之所以合德于乾也此坤所以作成物而乾所以知大始也

卦位有隅有正何也曰此體用之妙也天以澤用地以山用火以雷用水以風用故澤潤而下者天之降也山蒸而上者地之升也雷觸物而焦者火之神也風披拂而爽者水之氣也天地

水火是體安得不正雷風山澤是用安得不隅  
曰卦位隅正體用截然而乾特兌之體也其何  
以統諸卦也曰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總包乎天  
昔賢謂地乃天中之一物而况水火乎况雷風  
山澤乎故天之嘘息爲風風之注絡爲水水之  
融結爲山山之併合爲地地升膏則澤矣膏炎  
化則火矣火運神則雷矣此盡皆天之一氣也  
而可謂諸卦不統于乾乎故觀八卦則見造化  
之條貫觀乾則知造化之歸宿有歸宿便自有

條貫大哉乾也斯其至矣

天地人物莫不有性亦莫不有靈但說到心便  
自不同故有有心者有無心者人靈千萬物固  
是此心其所以不能如天地之自然盡性亦是  
此心古來獨舜勘破此一着故揭心而名之曰  
人曰道舜非故爲分別只緣說到心便屬了形  
氣動盪的自是跟着人處多而其率性謂道處  
則不過偶觸而間見湏是用精一的工夫方能  
反歸于性而與天地無心之化合此精一所以

爲要然其歸宿原自有主宰故曰允執厥中  
困知記有云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  
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  
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良知而不得安  
得不置天地萬物于度外乎此語驟聞之殊覺  
有理細勘之其實不然良知是靈之順動處誰  
敢謂天地無靈又誰敢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  
無靈有靈便自有良知但良知原不須用致故  
致知者是致其有慮之知而非致其不慮之知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是盡良知的影神  
記云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是立致  
知的公案故謂天地日月不必致知則是謂其  
無良知則非是謂人當致知則是謂致良知則  
非是陽明整菴皆一代豪傑乃見猶未徹信哉  
學難言也

生生之謂易徹上徹下拍塞是此理但有疑不  
疑耳游氣合則疑不合則不疑故所疑之理盡  
同而所合之氣自異氣之合者動勝則爲動物

理以動而凝故有動物之性氣之合者靜勝則  
爲植物理以靜而凝故有植物之性靜者多不  
反常故草木皆能踐形動者率累其體故禽獸  
未必盡性人亦是動類苟不知學則亦累其體  
而於禽獸何擇此學所以爲要

趙文肅公撰書內外篇未成其序見集中所謂  
經世通出世通是也經世通昝以八部攝以二  
門是謂內篇出世通叙佛教經律論合單傳共  
四部是謂外篇八部之中有統部統部有天統

地統人統統有正劣正者一而劣者五恐不免  
支離穿鑿至所云六經皆史仲尼爲史之聖又  
云六經群言之宗仲尼萬世之眼又曰統者圍  
而無外之義合而爲一之名九圍不綱民將安  
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朱仲  
晦乃與之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狄史臣  
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深乃奪之此非具  
千古隻眼者不能爲是語嗚呼春秋繫王於天  
周衰而天子自在孔子尊之以臣奉主也朱仲

晦之帝昭烈得毋竊天之權耶僕有疑焉久矣  
覽公此論殊為醒目然而二篇可無作也義理  
事變六經已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厭之而專  
求本體是去藩籬而守突奧也倣之而殫力著  
述是鑿垣墻而植蓬蒿也是故見逾高而道逾  
遠言愈多而道愈晦

右語錄是先生黔中歸與其徒所稱述語  
當是時異學並興先生獨能折衷正學可  
為六經羽翼矣

羅懋忠跋

送胡克菴郡侯入覲序

胡公之守吾松也三年而上其績宰司課高弟  
矣居數月復且質成象魏以佐 天子式序大  
典維時良日征輶于邁寒雲如幕霜霰被野凡  
厥僚屬祖道依依而郡博士某使諸生走姑蘇  
山中徵詞不佞以為僕夫先其稱曰公固蒞我  
而實師我也世之稱良有司者殫精於刑名比  
詳之業不至潰眊則見以為能其官矣孰有能  
從容儒緩垂思於青衿之業者哉乃公於暇日

率簾閣據几褒博而引諸生鈎闡淵闕詳哉其  
言之也於居處嗜修競習者揚之惟恐其未竟  
也或有縱情性安恣睢者惇惇焉誨之惟恐其  
弗革也已掩匿覆蓋之惟恐其若傷也其以藝  
進者務條析其可否曰某也侈麗而畔經某也  
鈎棘而違雅各中其膏旨使極意去以故人人  
發憤砥勵晞景炎而赴洪響者蔚如矣夫公實  
師表吾曹哉亦惟其吏道優而能旁及也馮子  
曰若知公之以吏及儒不知其以儒飾吏也先

是當事者治先武健而郡國守相亦汲汲務焦  
赫之名以神自畜以竒自標荆枳其腹而斤斧  
其民也然懲其患者遂借儒術以斥法家而濶  
踈其治條矣前之人急課而背儒後之人溺儒  
而緩課斯二者所爲皆過也乃公則明徹蔀屋  
而不欲察利剝大觚而不欲傷威行梟獍而不  
欲逞奉法循理由由無害務以渾厚佐其明以  
持重制其利以仁愛行其威不拮据而急不跣  
弛而緩其拆衷於儒與吏之間者審矣是豈偏

智小器者所能哉才根於道故才長而不暴所  
長治依乎化故治舉而若忘所治無論鄉邑之  
秀晞景炎而赴洪響即四遐之陬谷居澤聚家  
若臨之而人若喻之惡絕仁形精通神解肺石  
日虛桴鼓歲絕鳴瑟跼履者改而刺繡紋鵠形  
鳥面落魄無賴者歸而趨南畝矣詩云允矣君  
子展也大成信乎以儒術而飾治猶之順風而  
鳴弦乘埤而建節其易也否則含瓦集木將煩  
促于刑名比詳之業又何能以從容談說而師

衣若曹也故以吏治稱公僅得其偏而以儒術  
窺公則盡其大矣茲行也 天子方開明堂執  
大象以照臨而公以課上必將曰有臣如此是  
爲朕司牧而且爲朕敷教者也是以醇儒而爲  
循吏者也是非偏智小器而弘博有大臣量者  
也黃金璽書陟爲九卿將如漢典而凡厥士民  
鼓腹而沐春雨者徧寰宇哉獨恨諸生之匏繫  
不能隨渤海而北也車驟馬馳則人人飛心春  
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音韻學

卷一

馮文所巖棲稿卷下

目錄

上陸平泉書

答顧涇陽書

與顧涇凡書

觀我堂稿跋

與徐孟孺書

山西試錄序

黃淳父集序

祭林南濱文

困知記跋

居業錄跋

祭張宜人文

祭郁宜人文

郭廷尉贊

心箴

身箴

管東溟疏議序

與梅禹金書

上座主王和師書

上申相公書

上楊太宰先生書

上趙御史大夫書

上耿中丞書

謝陳考功書

與鐘順齋書

與鄒南臯書

黃淳父傳

上魯大理書

與考功諸丈書

上何大理書

祭李先生文

答顧涇陽書

答文湘州書

徐太師傳

寄許敬菴書

百拙子傳

廣樓稿卷下

天池山人馮時可元敏著

上陸平泉大宗伯書

甲戌別後不奉掬潘之役于門下十載于茲矣  
韶音潤響久絕于耳無以沐浴玄德而浸漑大  
雅令人神檢自隕品目益下解組歸里思欲一  
見君子以遂厥心天阻其緣體中少恙久未霍  
然遂爾逃虛避迹茗茗寄意于窮崖愚谷之中  
城市經年無不肖之履綦鮮與親密友亦無能

物色不肖而為之反招自念避喧好獨遠干上  
乘之執轡積習易迷弱喪難復收亡羊于岐路  
捐管馬于襄城其始基不得不然耳翠澗碧岑  
孤清竄藹于道心亦有動焉久之而漸覺五難  
之灑落矣雖睽于俗毋閱其真是以甘寂寞負  
瑕釁而不悔獨所謂韶音澗響不得聞聞未免  
索居之恨不肖自疑四方從諸大夫後豈不多  
賢要以兼持前格名實純粹始終無愆則惟翁  
為之領袖後人遂以翁為宗節明高或處蔚

藝材或勃宰理窟雖淺深不同大都刻鵠矜婦  
持以勝心心之勝道之失也翁混混穆穆泊如  
淡如于是數者無所為而無不為猶之金翅乘  
颺逍遙廣莫而龍象失其縱橫矣令弟亦復高  
蹈方響金聲比德王亮平輿朗陵無加也吳下  
冠冕之域前輩風範僅存二公他無幾矣嗟夫  
子將在里不變濮陽之服太丘居社莫止潁川  
之詞信乎俗之益偷哉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都有二難猶儉歲之稜也猶寒年之續也猶

檜曹之君子也大儀鵠髮寂然帶絲弁祺間而  
移俗化物賢于金口木舌矣豈令畏壘獨高哉  
新正還里瑞色在望竟以維摩之疾遂返子猷  
之棹尚俟春和命駕重奉掬瀋之後庶幾韶音  
潤響之復聞也

答顧涇陽吏部書

某往歲誦執事之文矯矯不作近語意非率爾  
人也近于縉紳間品隲近代人物復知執事矯  
矯不麗于時私竊企焉每以未及承顏接詞爲

歎羅生來忽得執事手書獎與備至又欲進之  
共學僕豈其人乎或執事之誤有聞也道術黷  
黷誠如尊論時昔備負表著之未所覩記天下  
士耽思于藻藝激昂于風標者十之一二而濡  
首于蟻羶鼠腐者十之八九彼志道之士寥寥  
爾至程器于東吳菰蘆中益且卑卑不堪月旦  
一釋芒屨則居間造請求田間舍馳利地如鷺  
即談藝秉節者猶然如鸞鳳絕不可覲惡觀所  
謂道術哉以若是人雖累千百何益國家無柰

何其飾嫫姆而售之也恣睢于內卑疵于外周  
旋揖讓自相賢耳嗟乎獨弦衆指廓落無依柰  
何哉千里之途幸有神駿發跡雖駑駘下質亦  
當砥蹠振鬣曳勉銜策以奉後塵若方軌並驅  
則何敢也學問之道自有極則從事枝葉未免  
溺心而專守靈覺或趨于禪宗之狂解世儒貿  
貿欲以是蟬緩于尼父之門惡能哉以僕管見  
居敬窮理宋儒所業實可萬世執事留意後學  
幸甚拙集呈覽文章之作不足發明道術即肝  
膈五色竟亦何補今且致案頭亦欲執事知僕  
舊日之失也春季當與羅生一造握手河山託  
墜緒于一晤豈徒以覲天壤奇士爲快哉

與顧涇凡進士書

夙聞高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矣乃握手良晤  
天未假之瞻言百里晨夕爲勞春初辱命安期  
之駕顧僕方從王荆老于海上遂失擁篲良深  
悵快弘正以來記誦詞章之習日盛天下茅靡  
矣紹興良知之旨一時醒瞶解囂不得已耳習

其說者至棄學問畧準繩則取名愈高而滋弊愈甚其見彌卓而不知其失彌遠也夫博文約禮夫子所以承精一之傳千古學術之準也若不假探研自協天則此上知之事豈以律始學哉宜其爲寡陋者之所託也闕之者謂其黨非但狐裘羔袖抑且鳳鳴鸞翰是固不盡然要之宋儒務問學以佐操持而近儒借解悟以適簡便是故修己則圓融之與介特殊方理物則講張之與幹濟異用有不待縣衡而辨矣然使其樹願頽驚虛聲則濂洛關閩諸君子又何能與近時諸賢爭勝數也執事志趣粹然一出于正以事道術猶耕而穫獵而饗也又何難焉惟益自黽勉毋爲世儒所搖奪斯文幸甚僕早歲失學幾陷邪僻謝事歸里始慨然有志于道時時自覺其過爾夾持靡人每多作輟茲得賢昆弟爲之依歸其幸哉雖然敏鈍異質安能拔鷦明之六翮以傳鳴鳩也

李見羅觀我堂稿跋



修身爲本夫子從八目中標揭非多駢旁技語也蓋孔門之學只是求仁而修身爲本所實用力也身者家國天下之身也身之所處不於家則於國不於國則於天下未有遺人物而獨立者知修身爲本則知萬物一體矣墨氏之磨頂放踵是不知有身也楊氏之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是不知身爲本也近世儒者駕空凌虛以尋索夫所爲本體而彛倫日用指爲粗迹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貿貿然將率天下而日趨于

禪幼其害酷于楊墨矣見羅李公憂焉舉學之本以歸之修身舉學之要以歸之知本其言犁然當于實際夫豈拔新異而自創無師之智也嗚呼道晦塞而後有辨身疾痛而始有砭不得已也學朱子者其失至于役物陽明砭之則以虛明實學陽明者其流至于無物見羅砭之則以實維虛然則陽明蓋朱子之忠臣而見羅實陽明之畏友也不知者乃謂其遁爲逢蒙胡然哉

與徐孟孺書

憶曩爲諸生時獲瞻瑞色竊艷慕之後每從友  
人所得公之殘膏賸馥未嘗不秘之帳中也近  
歸自里伏讀新作宛縟中時露沈雄則又嘆服  
不置令人王氣浸淫幾滿大宅竊恠僕之以神  
齒者無先公以文契者亦無先公顧十年有餘  
而曾不得一把臂其爲生平闕事哉新正走叩  
玄室欲附言松蘿而執事已適白下矣天阻良  
緣悵恨彌日僕自少從事公車之業不知有學

竊祿省署始以起草餘畧學爲詩文大都用塞  
酬應豈足以擅人群而驚僉父也牢落一官差  
勝執虎子耳猶然見側鳩眼嗟哉小道之不宜  
自沒也即音若填篋藻若春華無俾殿最况以  
茲賈罪其爲吾人之翠羽象齒也而柰何用以  
蔽身耶聞居靜思每欲如君苗之燒硯而羊棗  
偏嗜恨未易奪自貴陽謝事後跼伏支硯天池  
間杜門靜坐恍然見心體無所限量尋向上去  
帝降之衷不難測識豈可以靈均陳思盲史腐

令爲聖人而消磨精神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  
間也遂乃鑽研體究于聖賢之學日積月累時  
時窺見一斑獨恨索處無侶爲衆所指摘則欲  
借高明爲助不知執事其肯降心以相從否執  
事風標藻蔚舉世所希何啻角立于菰蘆中也  
若以此道留意其爲濂洛諸君子無難者苟曰  
此瓠落無用欲逃之理窟不足與語則信以靈  
均陳思盲史腐令爲賢于濂洛諸君子耶知執  
事之不然也

### 山西鄉試錄序

昔聞仲尼搢議於春秋而唐虞首稱豈不以文  
明之運由斯啓耶晉之故壤堯舜禹所更都也  
造化淳沕之氣始泄于晉而堯以執中一言闡  
心學之源何其簡至切要也至舜益以危微精  
一至禹則昌言謨誥益衍于前而文日熾矣然  
三聖之兢兢業業恭讓勤儉敦夫文之本而防  
其文之流念何深也迨于末季而餘風遺俗見  
于詩者若蟋蟀之戒康山樞之慮遠伐檀之食

力猶有危微儆戒之意焉聖化之沾丐遐矣豈獨土厚水深使之然哉孔子之之晉也及河而返不得與堯舜之道于是而其徒卜子夏實居西河焉篤信聖人列于四科晉之文蓋有本矣自是而後司馬遷崛起龍門勒成一家始自黃帝訖于太初百二十萬言者窮致極神昭然若五緯顧其先黃老後六經則文之流益衍而文之本斯替矣王仲淹述中說于隋時稍志于文之本而其流莫暢柳河東檀詞賦于唐季僅導

乎文之流而其本愈迷雖洛日補天爲國柱石若宣城諸君子亦皆彪炳一時而于堯舜之學遠矣千餘年來太行首陽騰突鬱怒而搏攬齊秦崑崙之流潰濁糜沸呀呻欲納不改其舊獨使人謂表裏山河襟帶藩輔而已造化之氣磅礴鬱積而不得發天啓

國家定鼎燕薊左鄒魯之鄉右堯禹之都文明域也晉實依憑焉

列聖繼起表章聖學洗蕪穢而祛顛蒙晉首沐

浴焉二百餘年英俊雲興無論亮猷炳績烏奕  
廊廟即理學若河津薛先生者褒然為諸儒嚆  
矢而千年之墜緒始復尋矣先生之學根極道  
原守之以約居之以敬其行之家國天下者務  
踐彛常之薦而閑軌式之密高不為徑悟躡造  
卑不至執器滯言蓋先生之學堯舜精一執中  
之學也得乎文之本者也爾諸士欲奉為標矧  
舍河津安適耶

主上游神三五作新士類特命所司廣祀壁宮

厚意隆旨亦欲使學者繼河津而起也茲觀諸  
士所為文體物切理意鑄性鎔不為窾言無當  
其變而之道有若易易者夫亦效河津之學以  
為學耶河津之學非一人之私學也明性道而  
本之聖人者也夫性盡而業斯建道勝而文自  
工聖人之有言有功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非  
有意立之也爾諸士務致力焉道雖廣大不外  
乎身心理雖精微不離乎日用反而求之猶范  
金繩木其何不得若曰太史之志可以志也河

東之辭可以辭也河汾之訓述可以述也宣城諸君子之事功可以事也遠者託千秋而自潤賁近者灼一世而自鋪張夫豈不賓賓稱傑要以大道則詭曼粗迹無以全此心之量而自遠于堯舜猶之指大陸以爲太行首陽而航斷港絕潢以望涉于大河也諸士進之母寧使人議某舉士唐虞之卿而掄三代以下人物也

黃淳父全集序

黃淳父先生所撰有二集盡銳於白下賈餘於

高素其息嘉芳梓行之業已紙貴吳中矣久而漫漶又多挂漏于是先生之甥顧韋所丈衷其殘瀋未行者并梓之集成凡若干卷顧丈於先生以清真相賞猶裴散騎於王安豐耳念欲標目之而慮以爲阿所好也屬時可序焉時可雅嘗客集先生而得其槩先生風韻虛夷神氣融散遙思耿慕若不可一世始爲諸生負所論著即厭薄公車之業久而謝去獨以單紱出入闕聞不知其神飄飄箕穎間矣會吳中寇起墳塞

先生遂欲奮袂追蹤禽尚而路遠踟躕姑弭節  
白下側身四望而已白下故高皇帝都寄懷  
眷眷奏伊鬱千篇章者厥旨可想居數年苦桂  
玉不給聞故里湯火旣解則復歸爲吳市門卒  
是時皇甫司勳王廷尉以詩詞並駕吳中先生  
朝子循而夕元美與之相爲驂駢顧海內習有  
名者首左袒先生蓋先生詞凡三變始事饒刻  
而接以藻續中道改轍而趨婉慳末節則吐思  
益務淵邃而布采益務鮮淨然不能勝其居白

下者其他賦誅誦贊靡不詣境以散逸得平生  
什之一耳先生行誼尤高早歲以哭父母寢瘵  
嘗杜門謝絕剝琢雖咀藜茹藿而達官繼廩始  
終不少納其以高素名齋誠無忝云馮子曰余  
讀是集而知先生之詞所由工也語稱窮能工  
詩豈不以臯壤之搖落山林之淒藹非氣滿志  
得者所能模而愁思要眇之詞視謹愉易好乎  
雖然是未可幾也達者順而斷誼則其天全矯  
者盪而貢憤則其和滑操觚之士苟非耽躬道

真而欲抗爽言以揚泯是執優以求雕龍矣必  
其人洒然自契溟滓之初而獨立埃壘之外不  
以遇勝情而後役情以明遇不以志索氣而後  
縱氣以舒志所謂搖落淒藹皆以益吾變而不  
以滑吾和夫是以能運精思于削鑿而神妙解  
于斲輪耳先生淹白下則忘爲逆旅困金閭則  
忘爲草莽誼有所斷而憤無所貢靈樞不汨與  
府自如宜其藻業之攄挺拔而爲俊也試舉讀  
之宛然其爲餐霞翕黛隱淪銷迹者之言而非

吞醒襲腐沒身世味者所言也然則先生之工  
非以窮而工能不以窮累而工也抑或懲恐于  
吹鑿移艷于服艾游大人而丐濡沫附勝流以  
競齒牙則氣緣志索情以遇傷雖摘抉隋削涕  
淚天地之變惡在其能工哉昔人以山林臯壤  
爲文士湯沐窮者之所享罔不左于達人若白  
下金閭其間蒼岬翠浪具致合態以角吾竒者  
紛然也天豈以是奉先生使漱滌而牢籠之耶  
不知先生之自致其造則食邑固在噦冥也先



生皇考五嶽公菁華擅世而令子嘉芳奕奕神  
令卓然標新黃氏蓋世家矣

祭林南濱文

嗚呼大江之南輕心易侈民鮮惇實士惟務愧  
危冠恠服斥閭克里言猶青天行則泥滓小自  
樹異務相誹訾波流茅靡孰知所底惟翁角立  
高標遐軌削機偶天含和黜累人則庚桑里則  
畏壘東魯之書南郭之履逍遙五湖沾沾自喜  
跨騰風雲厥有令子謨明著效九州衣被天澤

游加萃諸好美章采濶異心猶黃綺謝絕剝琢  
杜門據几語不及高跡不淪鄙庭訓慤懃皇輿  
攸恃七十其年令聞不已丹曠雖施玄素猶始  
秉心上皇回風無天帶絲弁祺正是遠邇胡不  
百年而遽已矣惟予兄弟門墻早跂溝中斷木  
曲承劂削聞翁之計情條靡靡有酒盈樽有肴  
盈簋于以薦翁義亦縈芷春雲浮空春煙在水  
神來不來惆悵徙倚

羅整菴先生贊

余讀羅先生困知記究極精微至以理一分殊  
言性猶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天命之性其理惟  
一游氣紛擾其分斯殊分之殊者莫非自然之  
理理之一者常在分殊之中此與前人之言足  
以互相發明矣獨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其語  
未免有弊而所謂天地萬物無有良知又何能  
以剝削紹興而奪其標幟哉雖然先生惓惓懼  
天下茅靡于釋氏爲吾道作儲胥厥亦勤矣其  
裨身嚴密即淵閔何以加諸假令先生而在余  
雖爲之執鞭所甘心焉

胡先生居業錄跋

馮子曰蓋程叔子論學每稱居敬敬之爲德聚  
也非實用力于學者孰能居焉夫天命之性一  
而不雜貞而不息即所謂誠也擾亂則昏放逸  
則慢誠何以存主一無適所以居敬即所以存  
誠也近代之學以靜養見端倪以覺悟示本體  
皆偏至之論先生所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  
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則兼該之說工夫旣密

而本體亦無不得與濂洛諸子並烈矣嗚呼方  
禪學盛行天下倡狂自恣敬尤切要哉

祭張母宜人文

嗚呼婦道含章不在奇卓小物克勤德行有覺  
維茲宜人人生稟懿淑夫以恭相子以慈育匪曰  
恭只靜好而能禮閑樂御苾飭嘗丞匪曰慈只  
訓督維師詩蘩書茅貢耀枋楣惟爾令嗣藝林  
蔚起厲節懷瑜茂猷秘菴有命自天露臻北堂  
瑤扎彤管並藻相彰皇造未終靡依遽爾猶餘

令聞篋我閭里廣柳載駕暮春之吉風色蕭森  
黯如秋日

祭郁太宜人文

嗚呼陰幽坤從婦道惟順琴瑟表貞蘋蘩昭信  
思媚宜人載揚芳訊天監其良言錫爾胤藝苑  
奪標公車獲雋出則廣慈入則懷蓋羊魚自懸  
陶鮒靡進朱轡建節素絲逾慎南垓其懷東皇  
斯覲獨往謝屐閑居潘鬢翬講惟恭厠踰自振  
宜人愉愉食報未慙孰遺之享孰獎以疾德則

靡涯社則若吝以此易彼甘受其燼濬冲深哀  
鷄骨事殯雙鶴臨喪八龍執鞞雲轡于邁天日  
如瑾翠澗無滋蒼松罷潤

郭廷尉希宇贊

郭先生在臺時大臣橫厲熏轅天下疇  
不茅靡先生獨折其角被黜以去亦僅  
脫死如毛釐耳遭大臣捐館旋復賜環  
居無何以廟上謫丞江山矣雷雨旣解  
帝命維新休矣哉世非無敢言士然一折而

神沮一收而氣溢者養失故也先生黜  
而且收收而且黜神不內沮氣不外溢  
以其所養龍蠖外物豈徒慷慨樹節士  
耶非

主上仁聖又何以還先生雍容棘寺嗚呼先  
生言出而彪炳厥身也夫豈其心先生  
言行而衣被黼黻也庶幾其志幼于雅  
懷磊落於先生同臭味屬時可以言爲  
之贊

古風本系卷一  
焚其曰烈烈廷尉駿發衿裾三秀滋畹六枳捷間  
斥言金商虎豹啄子孰戀飛廉素虬邀狙孤音  
再振直轡自如哦松罪後列棘恩初天無適莫  
霜慘兩舒鳳羽不鍛龍氣攸嘘豈獨臣名實責  
皇輿

心箴

而謂隸可忽不曰有神而謂神莫顯不曰有心  
心或不檢神其予厭神或不歆隸亦予慢慢起  
自隸咎且彌天厥咎既延厥德奚全嗚呼慎焉

身箴

嗚呼爾身受于天致于君全而歸之親胡爲乎  
而汲汲以徇人爾之徇人爾喪爾真慕彼一雀  
棄爾干鈞而且褻天而且負君而且辱親嗟哉  
乎此其爲智也曾不及夫城旦鬼薪

管東溟刑曹疏議序

萬曆丁丑冬余卧痾兵曹時趙太史諸君疏論  
故相江陵不服憂得 旨杖遣郎有過語其  
事且曰管君亦投草交戟矣予駭曰信乎管君

需選次未除也有他人談說渠且已乎居數日  
郎復過云信矣無管君草第管君雅故出入趙  
太史相與發憤懣太史抗疏爲之先後曰寧以  
知己忤相臣無寧以相臣踈知己也江陵蓋不  
能無嚙明年二月君署曹益究天下條貫心益  
弗善江陵所措注不能緘矣遂上九事以獻其  
指陳俶儻忤謫切要足以想見當時風政而大  
者莫過於攬萬機勤講學廣言路三事當是時  
上方冲年謙讓未遑江陵乘勢自恣公卿重足

一迹而鄭鄉之黨陰懷睥睨幾于振恐黔首君  
燕居深念以爲 天子仁聖資不世出若過

於恭默恐其漏神明於媒近而輸太阿於彊詖  
也理亂之機係于斯際豈敢避夫釣竒而恬于  
宅平故其竭精談說深援旁引惓惓以是爲急  
而所指諸臣稱述救解及箠楚言官閉塞和氣  
數語尤杳鑿江陵而深犯其所諱至於公銓擢  
之法釐巡察之弊與夫宗室河漕邊防貢舉無  
不考于祖訓而咨于故實雖拘方者誦其短而

籌實者服其長焉江陵既以往事為纖介復睚  
眦所言則示旨銓司出君嶺南意其磊砢不能  
竟直指也君單車詣任直指果不能竟君銓司  
因借是以削君藉而効款江陵吁謀亦秘矣君  
歸未幾

天墮江陵

天子亦喟然遷思

四慮攬萬機勤講學廣言路莫不實君所言而  
宗室河漕邊防貢舉諸議亦駸駸次第施行獨  
一時牴牾江陵者莫不獲夫後慶而君未得理  
其先號無乃曲突之功不能賢于救焚者與始

也陽容其言而他棄之終也陰用其策而遐遺  
之何時俗之工而君之拙也夫亦以謀身之念  
不勝其謀國乎不然而膏軸以希利膠幹以媒  
合以君才譖其孰曰不能夫子有言求仁得仁  
亦各言其志仁得而得則得固貴仁得而失則  
失亦得君所言仁人言也有憂世而無忿世有  
愛上而無訐上雖盛氣所溢蹈轢揮斥廣肆恢  
博若三軍之朝發若百川之秋至而忠篤惇復  
懇然出於心者足以抑其飛揚而捍其漂浮又

若懿親之相推憂深慮至慘然微乎色象是故  
寧杜已之蹊而不忍塞人之術寧且負其咎而  
不忍矜所長寧以是爲藥石爲矇瞽而不寧以  
是爲牛鼎爲宰虜也由夫子之言律之君得所  
求矣旣得所求其惡知夫孰爲工而孰爲拙孰  
爲號而孰爲慶耶然吾聞 天子益自斧藻  
妥綏天保鼓鐸之績君居其尤必有平君于朝  
者賜環而北其攜趙太史弔故相邸而追數丁  
丑時事則慨夫彼之工于謀者爲拙而君之拙  
於謀者爲工也

與梅禹金書

足下三月寓此載酒雄飲盡領春風又擁吳娃  
而西諸峰秀色叅差隨之洵有情也不虞妬造  
物而愁山靈乎僕掩關獨處不得共足下然擁  
帙之趣亦何減拍浮即無雪兒之歌于北窓下  
學謝太傅強作老婢聲亦何不適近于禪興寺  
舉會降穉阮而軌周孔恐諸名勝擲掄以爲迂  
儉父何處得來也新詩妙吐足驗歷下僕胡能



揚其上游讀贈章愈嘖嘖矣陳湖州書如教奉  
上關門氣紫矣待繻哉

上座主王相師書

唯是我 師邁鴻漸之會論思密勿贊毗維新  
之政爰立 命下窟穴黎庶莫不生色翕然想  
望其風采也雖措注未彰邛邛士子嚮望夫  
上益明習天下事今仰體聖天子以天下為  
待而先憂之士猶庶幾矣夫豈徒以書之  
得人以為當朝重而陰奪夫豺狼狐狸之氣此

其為繫固非計事程書匱匱補塞而已自古大  
臣必以身當夫利害而後與人同其可否是故  
能任人所不敢任而容人所不能容容人所不  
能容而非遜遁自蔽也任人所不敢任而非擊  
斷自恣也任而有益寧以已屈人容而有濟寧  
以人屈已泯爾我之迹銷異同之私德量風節  
卓然並茂使天下望之如麟鳳龍虎慕悅而不  
能已震竦而不敢御自非公忠憂國實有其內  
能乎哉 老師其人也二三 執政要皆極選

宿望寅協熙績相得益章矣温室之內所宜留意非但匿形迹以彌隙避權勢以遠爭苟利社稷即善不必自己出而譽不必自己收譽必自己收而善必自己出非所謂天下爲度公忠憂國者矣昔富彥國動色于撤簾張德遠與忤于議蹕賢者且相悖戾隘矣哉其爲德之不博也夫論思密勿贊毗維新之政以默奪豺狼狐狸之氣在宏量而峻節欲宏量而峻節莫先于容直而杜諛時可固不敢以直任而敢以諛獻哉

林卧經歲閑居靜思恨昔日不能盡心所職以俾塞于時則方補過之不暇其何心于邀惠惟願我師之以待門生者待夫賢于門生者而以其惠門生者惠夫天下庶幾有以慰其翕然想望也

上申相師書

奉違數年殊切瞻注嘗于邸報申仰窺調燮而知良工之苦心蓋勢有所難遂而迹有所難暴則或極或隨從容納約歸于濟天下之屯而

成天下之務是以塞邪枉之險蹊而不見形除  
癘癘之積疴而不為德所謂精神拆衝幹元化  
于冥冥惟忠誠之極而後能然豈徒務為名高  
揭日月而行者比也邇來言路既伸而國是亦  
定矣然皮相有餘而神觀未復膚立雖多而骨  
幹則少無乃士氣作而人心猶未正與夫才必  
資氣氣必根心心以為主氣以為役考裏叩蘊  
果確然其誠而純然其正也則語默作止惟所  
為而無方無迹天

靡則運奇以振之天

下而滄湧則靜正以持之其振之也至于發憤  
慷慨裂眦盱衡變天地而不謂之激其持之也  
至于委蛇婉約蓬累戴盆韜風霜而不謂之遜  
其持也其振也必利國不利身必處實不處名  
斯謂豪傑恢翊世代張拓人紀若人哉若乃不  
病而呻無從而涕好訐示異標揭幟招以奔走  
天下欲以厚自潤而高自錯斯人也其敗也禍  
止于中身而其張也害至于擢國蓋士氣之作  
為益也多而為損也亦不細譬之于水平則潤

物汎則昏墊矣是故爲天下者必先正人心而後以作士氣張釋之之抑利口李沆之戒喜事其深識乎近自江陵沒後士始得張其喙然虞其以戾氣而爲正氣則猶以禪緇而當紡緇也是廷尉之所抑而文靖之所戒也以相公忠誠之極幹旋冥冥天下蒙化成俗且不抑而止不戒而懲矣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精神所入固爲大哉陳生南來示噓拂之意感且不朽閉關踰月天則稍見每悔曩日之居官行已於忠誠有未盡則未聞命而先飲冰矣

上楊太宰先生書

憶自甲戌歲執事扶侍潘輿東征時可同諸進士春明門拜瞻行色十年于茲自以疏逖未嘗通姓名左右不意執事何所聞而謬采葑菲方不肖請歸則示維繫之意于當事及不肖已歸則授量移之旨於選曹迨其留之不能而移之不得也則於直指之疏曲解其愆尤而標白其志操雖慈父哲兄于子弟無加矣惟是執事之

倦倦于時可也爲國家惜才也執事以公翦祓而時可以私稱謝則非所以答翁又非所以處已是以囁嚅經歲而嘍喑片詞旣而自維跼伏草莽無所自效則以公報者旣未能而以私謝者又未致木石自居實有不敢輒爾冒昧自通惟執事諒之也執事秉明蹈公吐哺延納天下賢才無有攸伏而邪壬亦退遁矣猶有虞者執事不能不以衆人之耳目爲耳目而其人未必以執事之心爲心也或售欺于貌言曲學或中

驩于循墻異牀或比雅素而護其瑕或德問遺而揚其媿執事能必其盡無邪不能必其盡無是寄權多口而衆爲政也士之媿精營而驚世途者得自媒矣彼悃幅椎樸寡援少與者奚道進哉是故望必積而後采才必實而後庸披心腹以示誠廣耳目以防僞吾知執事之以夜繼日而致其慎也嘗觀先朝大臣或不肯序遷郎吏或火直指之差簿夫豈恢廓自恣要以畧于任法而慎于任人也然用有未慎猶可得而退

也退或未慎則難乎其用也國朝黜幽之典汰  
免者不叙蓋以威度頑不得不然耳顧其人盡  
皆渙忍委瑣寡廉嗜利而後可惟彼中才弱植  
或歷寡而取蹟或施暴而招讒是二者器使之  
亦可爲賢而備責之亦可爲不肖至于魁落介  
特強項鯁骨之夫往往不能浮沉時調而沉鷲  
豪勇縱橫狡悍之才亦多踈脫繩墨平居無事  
束以步趨而程以月旦彼固不能與人爭殿最  
藉或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押至則雖

儻蕩跣跣寧遽憤恚無裁哉而乃以一青掩之  
以寸朽棄之株連毛舉使之錮于聖世而曾不  
得琢磨砥礪以自效且令天下之士懷危四顧  
苟容求全而折其奮迅激昂之念是何竊威度  
頑之名而忘國家之緩急也愚謂罷免之數宜  
及一二泰甚以存其大畧而已若謂不足以懲  
則或鐫奪數級或斥置障塞平日所行于論劾  
者獨不可行于計吏乎不肖聞之以天下爲度  
者不忍一物失置片技自違故慎所舉而毋務

以名求之慎所錯而毋務以法窮之此執事所以答朝廷也不以牛角之歌仰冀拂拭而以黔驢之技俯効款誠此時可所以答執事也若道古今而譽盛德非執事所以薦寵下輩之意亦豈時可所以承藉光靈哉

上御史大夫趙公書

丁丑奉侍行臺式瞻儀形而親承悟賞令人自視缺然蓋先生才譎本於窮理德器發于誠意非銜霍以赴事功而標樹以收時望者同日語

也江陵在位才適逢世得以自騁輕非譽言而恬失民惟務遂事事雖立哉從政者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人心士習之壞萌芽于此焉是以天下薄收其功而身重當其禍自後在廷諸臣排擯不遺餘力然議者意其探知陰陽則所謂順風而呼毋爲貴矣要以顧大體持平論惟先生所見爲卓豈淺夫所能窺識也君子小人譬如枘鑿聖賢于茲貶退稱進物各付物因其理而措置之使之得以自容而亦得以自變此謂堯舜

氣象抑塞杜絕如披木而除莠不能無假于力  
則爲湯武氣象若依託清議分別形迹務爲名  
高斯卑卑五伯之規模而已先生恢廓王道明  
正直務忠厚以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  
見本朝所貴休矣哉黃鐘大呂施宣於內而生  
氣必達雖蔀屋不能蔽君子之轉移人心而培  
其元氣者亦若是也

上耿中丞老師書

自離門牆忽已十稔私淑雖殷親承無自離索

之嘆能不興懷道術晦塞非已一日紹興王先  
生良知之說除煩解苛獨觀昭曠其于聖學夫  
豈無補而及門之徒每善於託大長於自遁則  
失所以學也先生雖見天則日勤理過名物度  
數初非棄置要惟知所先後不離見聞而不滯  
見聞耳所謂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  
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非偏至也或者不  
察謂其浸淫于釋氏噫若釋氏則求之冲漠盡  
離諸相矣惡觀所爲森然而惡稱所謂不滯哉



學其道者徃徃欲推以附先生不知先生固儒也儒之與釋義利攸判矣儒者主于順生死而釋氏主於出生死出之所以棄人道順之所以盡天理惟其盡天理故雖無聲無臭而不止自爲惟其棄人道故雖性周法界而不免自私嗟乎吾人之身天地所生之身也不曰事不曰贊而曰超敢于肆侮是天之放民非肖子也天地且侮何有人物不仁甚矣先生所謂良知從人情事變上推求本性非深知仁體者惡乎見是

而欲推此附彼豈曾參而伍之耶宜其離形迹以託大避探研以自遁也夫不學聖人而學釋氏不爲肖子而爲放民誠不知其何心時可自少有志于學中道爲詞章功利所奪卻步不前幾陷邪僻歸自黔中始幡然悔悟不敢託大自遁以淪于放民而必欲獨觀昭曠以成其肖子最幸我師爲之耳目度幾問途而知嚮方矣我師何以教之使沂河洛而游洙泗時可敬洗心俟焉

謝陳考功心穀書

時可承乏黔中無所豎建又以念母倉皇解綬不待報書此其爲辜豈直毛髮而執事曲爲解釋若身處其地使時可得以衣冠鞠臙膝下雖甚盛德蔑以加矣林居經歲尺一薄號不敢奏於隸人誠以緩頰苛禮非所輸欲報之實又况衡鏡之司胡敢冒形迹以求通也察與不察實惟執事旣而自維執事無一日之雅而曲爲薦寵是不以常人待不肖也不肖避一時之嫌而

過爲囁嚅是以常格事左右也執事不以常人待不肖而不肖乃以常格待左右無論執事察與不察其若報施何用是且恐且悔試陳不敏之罪于左右不敢必執事之察也不肖聞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聖賢所以立心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賢所以成德執事不徇權相抗議成國之請有聖賢不爲之心十載中林無摧蔽牢騷之感有聖賢不悔之德有是聖賢之德與心非常人也而柰何以常格事之

猶有望焉鐘山之玉炊以大冶窮日夜而色澤不變則天地之精也任重道遠執事其何變哉惓惓之心勤企而欲報者實在于是察與不察則惟執事

與鍾順齋給諫書

西歸改歲常思一詣白下獲侍言咲竟爲事沮臨風惆悵情不自禁伏審我丈憂盛危明前剔抉摩卓詭切至多所裨益天下翕然鸞鳳目之矣明而未融則惟斯際高岡之下訓狐猶伏安

得一鳴輒自止耶雖然不佞聞之信而後諫君子所慎言之非難信之爲難自言路既開骨體者得以輸肝而蠡銳者亦藉茲揚喙大臣以優容爲量度僚以倨侮爲賢竒論私說時有搖撼朝廷之上無九鼎大呂爲之示重而惟矛戟森森刺人目睫恐天下有以窺其淺深也愚謂言者於大臣宜以理道相濟勿以聲勢相持苟其恣睢不憚搏擊如或推誠不嫌愛助愛助之以重朝廷也搏擊之亦以重朝廷也惟其公而已

言出于公則奠安黎烝言出于私則搖撼國是  
不可不慎也喜事生于好名好名生于利已其  
於誠信背馳矣夫所謂言路之廣欲使正議不  
蔽榛蕪耳苟惟言是貴則詭辨曼辭擿抉詆挫  
霧會盈庭亦謂廣耶言而過煩則令人厭言而  
不覈則令人疑言而無效則令人怠是其開也  
乃所以塞也彼開之而我塞之則不信之故也  
吁嗟鳳鳥之鳴聖王開之雖雖喑喑如樂之和  
則天下樂爲之聽惡有矜凶挾狡嘈雜號呼而

謂治世之聲哉山林之夫不及時事以忝姻婭  
故不憚其愚耳入秋涼爽定買金陵之柁傾耳  
倚梧之側而親聞鳴聲其愉快何如

與鄒南臯兵部書

執事之入承明也時竊喜幸隆萬以來天下士  
員罔委曲惟以趨和承意爲事日靡靡不振進  
執事忘身徇國方格清裁之人于省中以挽其  
失而救其敗是爲中朝具藥石也惜乎倉扁之  
效未施而遽罷使痲痺跛瘳者之不得全其生

也亦所遭然哉顧病者雖不操藥聞其言也惕然自保嗇則其爲效賢於雞壘豕苓之投耳古之以言詘者大都斥棄荒遠丈獨得留都蜮威颶勢不復相加 聖主深恩可謂無量不能以言報之則以事報之不能以事報之則以身報之耳賢者所至雖緘口杜機而神采指示能令封豨雄虺遁巡摧沮滅跡避路不必有所指揮表襮也吁嗟我丈寡言慎履務爲崇深光大毋自負而睥睨毋自失而偶旅庶幾用以自愛亦以報 主上耳不然人將缺之人將緇之幾爲員罔委曲趨和承意者所幸哉

黃淳甫先生傳

黃淳甫先生有子曰嘉芳神姿清舉雅懷有槩所稱詩多深致余心善之與酬應無間而君顧時時念其先公也曰小子詩何能嗣先人哉日幸以公之重而序先人詩是公之不棄其孤而使孤藉寵靈以不死先人也余小子其何敢一息忘獨念先人所不死更有在人未悉也必託

公吻以載人耳目小子終身志之不佞乃爲先生作傳先生名姬水淳甫其字其先汝寧人以校尉調蘇州因藉焉至曾祖暉用經術舉進士官比部郎有聲一傳而祖異以貲雄郡再傳而父省曾以藝擅代黃氏遂爲吳望族先生藉祖父業少就外傳穎朗夙惠父著膝前每有占屬應聲立和輒多雋語賓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号

復生

令江夏不得獨奇年十四補邑諸

生試文甚工傳馥郡國性至孝母卒柴毀幾不能生又虞傷父志入侍則拭淚佯嬉退則閉戶標踊爲孺子泣兩日幾損造父見背蓋野極酸感傍人盡斥橐中金營窳窳已又棄負郭田梓遺書家日旁落且以積哀成瘵雞骨支牀度不能治博士業而試復輒左嘆曰吾少不量妄冀經明可芥拾第也費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嵇莞矻矻嘔嘔呻其估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榮軌娛親旦暮也親不待矣矻矻

嘔嘔不自止將以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  
啻若道旄石火也匏瓜自畜坐成朽腐是不能  
以名而寵榮親身又以名而捐親所遺之身計  
晝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嘗慕遠遊不  
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詠嘆郡有開元寺結  
草菴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颼颼響若  
空山先生携其侶曰而來而始以是爲三峨五  
岳乎哉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  
秀而鉅麗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  
名干旄接迹先生閉戶謝之曰鄙人楚服何敢  
以辱長者或強爲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  
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  
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尋跡游倦而  
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腓也得毋貴人乎復遁  
去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心不  
在遠何乃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咲曰苟欲會  
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  
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且天幸憐我饒我以濟

勝之具不殫表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  
所無而無人所有子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  
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諸貴  
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謀謀矣客又曰  
標異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非我  
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葉  
島夷作孽先生因攜妻子僑居金陵每登石城  
望鐘山吐雲若青蓮咲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  
諸貴戚召游家園咲謝曰觀足矣惡用是金谷

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即最能  
詩者爭下先生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始作  
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辭雅調然無率爾  
凡穉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  
微傷于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麗淳甫乃能劑  
矣司寇冠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是雌黃  
爲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家四壁立  
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遇窘復斥以資食  
指酒爲羸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



宛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性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竒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携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岳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麗矚然後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令素侶爲開一徑雲間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婉逸

舞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過吳門先生異之瀟洒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遠不必山水人始重陸山人乙丑予寓虎丘山人常餉予先生所書箒先生書學祝京兆而適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亡能小異先生者及興至命管書所撰詠夏雲秋蓬低昂奇變已又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煙而迴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適上自覺一座無人即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真人

矣末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不爲副在計以故挂漏者半先生沒後季子嘉芳泣而僂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讎校爲全集而給諫顧韋所實先生倩左右其事給諫篤於誼悼亡不再娶撫其諸孤情踰具邇至是感嘉芳意斥產資劖劘焉集行先生名益重人咸美嘉芳孝爲能不死先生噫先生所不死非詩也

贊曰古人不得志則龍蛇其聲銷矣託藝業以名其猶未甘閤沕乎若夫借交求伸居閒自潤囂埃之不振拔而沾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煙霞而垢薜荔以黃先生之藝業足自跨騰而息心人外如逃影然斯所味與近代里閭士異矣河汾仲淹稱述天隱吾未敢用以標目曰地隱庶矣夫

上大理曾見臺書

丙子暮春於崇文門外獲瞻祖帳慙別語言猶在耳而忽忽歲行將周矣深惟道德之無聞

以爲門下辱解組自黔迤虛吳會欽遲德音遠  
莫可致近覩除書知門下再入承明揚光紫薇  
而僕方處蓬藿披霧豁雲瞻言無日念之愴然  
世教日衰正學不明高者錮空虛而卑者驚功  
利後進之士希光附景惟此二塗而已至於近  
歲功利之習漸入肌骨即所談空虛亦陽浮慕  
耳言筌世網未能祛釋惡覩所爲精深奧妙哉  
每遇貴地逢掖盡稱門下落落調致循寄人外  
其于末習相左也顧絳雲在空舒卷自如亦何

意必功業不離道德天理不越世情順事則公  
狗物則私引分則公樹名則私幾微聞耳惟夫  
學之不可不講也天下談說之徒布鵠于新安  
紹興者相半兩相持而兩相庇誰當受令而誰  
當距敵即張軍譬之新安嚴鞞鞞而紹興弛斥  
候新安若光弼而紹興如子儀不得以相持而  
相庇也然而律勝人者可以常恃人勝律者難  
爲典要世必有能擇所從者矣嗟夫二夫子之  
精神念慮與道爲一不錮于空虛不驚于功利

是則同世之談說者辨其所學而不知其所以學無惟乎其紛紛也有志者宜何如曰事則巧也寧拙學則頃也寧漸即舉世移目我我且甘之哉門下純粹欲懿妙契名理爲學者嚆矢僕每恨長安中鹵莽遇門下深冀再得一當謹以所聞質焉幸示以繩墨之語僕雖不敏請執鞭爲役

與考功諸文書

時可承乏黔中以念老母不待報而拂衣此其

負罪嬰釁誠莫可贖而誤承 聖主矜憐薄其過責實皆執事平日樹置爲之地也感 聖主即感執事若之何用以報塞惶竦惶竦近者皇輿底奠民望彙征毗翼之猷天下想望自高張二公執政銳意興事引才自佐而包羞媢嫉之士由此梯階膺仕者什九多輟赴時足小治辨然其戕太和而賊元氣抑豈細故不亟反之世其波矣才之與德因時低昂究而言之非二物也德之備者必有才而才之善者斯爲德苟其

精神意趣日在于善則雖椎魯戇直不能與媿  
姪者馳騫捷徑而淵中沈識順理道以時措衆  
能萬略自包併于指顧談咲間矣語云神巧之  
技生于誠壹播鈞削鑿鼓瑟弄丸無非以是矧  
治理哉故辨論人才在察其心術誠僞而已以  
執事在官人之職妙絕無庇而不肖猶申是言  
豈以望疇離之社亦深懼包羞之入以爲治世  
虞所謂江湖而不忘廊廟固以報主上與執  
事也

上大理何心泉先生書

不佞自髫時從攜李高先生學則已齒名門下  
矣甲戌謁選伏蒙拔之清曹又藉寵靈使不肖  
得以葑菲薦于天部諸公一顧之力豈其微也  
十年在事雖誦義無窮而不能有所樹立以仰  
荅翦板至意慙負良深獨未敢終於自棄此心  
至今猶且耿耿執事清標直道歷夷處險不少  
變塞養實使然豈感槩哉李文靖澹然無欲王  
沂公儼然不動庶幾兼之羔裘豹舄委蛇華省

遂令壬夫墨士垂首噤口天下稱偉人必執事  
乎人才之敝也非已一日儒者以講爲學而實  
學喪狹者以名爲節而大節頽至若操染之士  
譬之巧者掇拾采澤惡有于楨幹其他頑鈍可  
勿論已淬勵之無聞若緩急何 天子進執  
事于朝抑豈無意以執事盛植神理所喻猶之  
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即壬墨且望禴結而自  
變矧其有意者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其斯  
之謂與時可不肖無敢輒望清塵然且持昔日

所不自棄者益自淬勵庶幾免且中林哉若夫  
葑菲之薦則何敢以復勤

祭李先生文

嗚呼往歲仲夏君與余鄰俠氣橫發座滿衆賓  
脫帽箕踞白眼若嗔玉瀝渥腸絲肉悲辛余時  
倚戶清嘯微呻君指衆客彼復有人豈其張鏡  
抑或王珣遙呼謂我千載隔晨子何自苦杳杳  
深闔誰如我儕天幕地茵余曰而來無且越秦  
古人高尚異軌同臻醉鄉無畔玄域何垠天遊

若一誰放誰循君復嗚喇子實清真移茗來過  
談異拔新綢繆纏綿壺生夕淪金鷗俄翥山爽  
明巾並陟虎丘押闔相嘖余韜塵燾君曳柴薪  
終收角逐斬拔枿椿窮歡竟畧名理悉申人生  
多故倏忽參辰川原間隔影響無因仲夏載離  
君遽窅窕明旌低昂尚憶拖紳洵美夫君爽氣  
日艾其爲文章啓秀斥陳中道自廢酒徒逸民  
遊燕市下榻平津沈沈駉涉不置齒斷避世  
元世黃塵豈其缺缺鳳素龍神

答顧涇陽吏部書

辱諭宇宙之事總歸一真名言也晉簡文道王  
懷祖才既不長于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  
便足對人多多許後人以為妙擬僕謂真者誠  
也人之精神與道爲一無一念僞妄則其包涵  
運量便與天地相似即功業節氣文章皆真性  
之發自然而不容已若以三者自潤澤則僞矣  
况于心纏榮利而迹示真率其自欺亦甚又何  
足以對人此晉人所以不識真字也胡先生之

學嚴于屋漏不在談說見解足下目之以真肯  
哉言乎近閱陳白沙先生所言靜中養出端倪  
實得之易中復見天地之心蓋十月陽氣收斂  
至靜時也而一陽萌動則天地生物之心于此  
見其端緒天地無息寧有端哉惟其剝剝之既  
盡而端始見耳吾人且晝酬酢酷亡將盡亦必  
收斂寧靜然后此理之端倪可見而與天地相  
似靜而之動故謂之端靜無形而動可見故謂  
之倪此先生之玄解超悟非若二氏之說偏于

虛靜也足下所謂真心即陳先生所謂端倪優  
游涵養自得之而已玄酒大音豈以適衆哉近  
世論學僕未敢言六經孔孟之肯宋儒言之已  
詳博而求約則存乎人若務爲新異不以相劑  
而以相角無乃賊真之甚乎吁嗟宇宙內事大  
矣曾有空言而可以負荷爲

與文湘南書

西征于役二記乃憑軾之殘津俺答二志則磨  
盾之餘墨此何以稱焉而執事方之太史公自



序及匈奴大宛諸傳非其倫矣其他諸作率爾  
酬應窮遐無徒并皆管視安能挫萬物于筆端  
也蟋蟀飛蟲之鳴聊以自適耳豈敢齒諸作者  
之列不知何所當于執事而津津口之不置也  
日來掩關寂寞無賴明夷垂翼至於三日不食  
窮困極矣尚遭世俗之疑惟嗷嗷不已所以山  
林之士必飄然遠逝如鳳矯龍變不可羈紲方  
自解免若不佞孫子之備實不能自克上則見  
咲箕頴下則取譖官庫何能貯衡一世恣意

秋如所稱也辱惠令祖待詔公集蓬藿牢怪之  
鄉洋洋雅音胡爲手來哉令祖曾次超曠讀其  
文詞蓋自可見執事神情性恬動符玄理信得  
之家風即片語尺牘咸自具致散而淒風飛而  
烈雨令人驚心動魄可謂少陵復生必簡不死  
矣其以不佞爲臭味而時弘獎之則雖不敏敢  
不有所效于左右

太師徐文貞公傳

公華亭人名階字子升父黼以郡椽選授宣平

丞公舉於宣平官舍甫一歲而婢抱公墮胷井  
焉號而出之絕矣越三日蘇五歲黼考課還陟  
括蒼嶺公復墮深壑衣絰于木卒得全稍長就  
外傳古剎剎多魅公至魅絕人奇之嘉靖壬午  
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  
娶甲申八月北上抵彭城以外艱歸服除復故  
官首輔張孚敬請正孔廟祀罷王號下儒臣問  
狀衆莫敢持異公奮謂吾輩皆誦法孔子胡嗟  
而不喏者比比耶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

以爲廢格沮事詔論公罪廷多直公者得勿問  
謫延平推官至則盡心几案不以禁近自負毀  
淫祠剏社學清久繫囚即文致入者咸得平反  
盜阻尤溪爲害旁邑久不伏辜監司以屬公乃  
設方略窮其窟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  
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而擢浙江僉  
事督學政又三載升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  
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公雅意在本朝介相國  
夏言客引入內會 皇太子出閣選官屬改洗

馬兼侍讀秩服仍故俄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  
藉藉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藉素  
服受慝藉然有曖昧失者亦務掩匿覆蓋之諸  
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  
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以操柄故率鑄門簡接  
爲防嫌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  
倦色太宰屢易公署部事所推轂不用言文刻  
深儼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  
大計所貶退稱進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

稱賢未幾兼學士踰年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  
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  
勤召入直無逸殿公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庚  
戌虜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帥戴  
綸李珍于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  
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而  
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 上幸便  
殿問群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  
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辦

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  
甌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  
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 上  
稱善因同嚴嵩請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真  
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  
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  
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  
虜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  
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令督撫

廣招 上從之時以朵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  
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  
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受而  
後撫之 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  
公寢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 上曰階素內直  
柰何中道而棄之於外乎蓋 上自藩邸來留  
心稽古禮文之事比晚歲受釐率又關禮臣不  
頃刻間也故右宗伯而外冢宰然衆遂知 上  
欲大用公矣亡何而 孝烈祔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繼悼靈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  
變有翊護功 上深德之既崩始謚曰孝尋易  
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  
主祔廟公心難悼靈而憚 上威嚴不敢強爭  
第與都給事中楊思忠等議以爲祧廟乃聖子  
神孫事 皇上方履無彊大曆服何匆遽也思  
忠推此議具言之 上恚心嘆之而未發也後  
數月 孝烈忌辰禮部請祀 上荅疏曰方氏  
配一繼統君忌辰可不祀公倉皇不敢復難促

具祧廟儀奏之 上啣禮科不巳是歲元旦科  
疏稱賀有玄僖申錫四字上摘之曰是非文體  
逮思忠廷榜之百削藉去公自是益爲和柔恭  
謹以自媚於 上未幾以獲間功加少保久之  
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  
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  
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  
壬會試所錄文稱大雅時倭事起 國家旁午  
公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轍

用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  
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壹也民進止  
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柰何以戰守  
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  
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時具守令果  
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  
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  
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爲桀士不得  
田畜宣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鍰僅

易粟二斗時幾旬二麥熟石止直四鍰可及時  
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鍰可出居庸抵宣府費  
八鍰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  
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 上如  
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極  
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王而董又鄉  
人於上前具道本指所以爲者 上下三君獄  
尋端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  
太師相嵩所以設詐究變危公百端而公誦節

卑體視有所宗又以深知沉機自將嵩無如之  
何公亦陰計撓嵩權其寵固無間也會 上所  
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嵩持衆議  
請 上還大內 上念大內 諸帝所升遐地  
而方冀至殊庭欲高世比德於九皇則永壽宅  
新庶幾可以通天候神非徒恃九閭爲重威也  
甚不懌嵩請公揣知微旨則請任永壽工 上  
大悅遂移嵩權寵與公矣公請以子璠閱視僅  
百日而工就 上徙居焉更名曰萬壽進公少

師而璠亦超拜太常少卿 上怒嵩未已方士  
藍道珩以下箕仙術進知 上旨而御史鄒應  
龍與藍交厚即疏論嵩父子 上勒嵩致仕下  
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  
嵩而憐其和良承意慮後無當者忽忽不樂手  
諭公欲傳嗣令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遷應龍通政叅議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  
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關說應龍得  
無恙 上亦悟怒嵩直廬賜公公當嵩時於四

方賂遺不盡却以示異而所推舉多廉士無賂遺者至是盡反蒿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獨浮慕骨鯁及稱說理道揣摩希望者或中其奸然天下諒公之好善不逆億無他也蒿在事操各部權米鹽不遺六卿束手公多謝却或謂宰臣宜任公曰夫操表掇以瞻望者而亦負畚荷插耶人以為識體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為武夫計功而文吏閭澤不稼取廩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

寵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寢之矣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惡 上親為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 上遂止又問公比日此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而輔以竒邪計調於傍口而託於神語今不得其效可觀上由此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 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纂嚴虜阻白河



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  
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  
敗天子創虜恨司馬不蚤計博危懼公從容言  
博悉兵情盡力縣官 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  
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俾將  
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  
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言 裕王爲子孝篤  
仁過于弟稱說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  
異議旋息公力也 上下制建雩壇及更興都

故宮殿公雅不欲憚發之口則以藏匱爲言工  
遂已天下鹽額淮陽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蒿  
當國開利孔以結歡令都御史鄔懋卿出經理  
搜積羨得百萬以稱功遂定爲額額輒不登而  
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舊流徙悉復而額  
盡登先是分閫以上僨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  
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  
事海瑞上書斥乘輿 上恙甚逮詔獄欲殺之  
公疏言瑞固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 聖明以

要領之死沾直耳彼甘於禍則無務以禍窮之  
彼求夫名則無務以名成之容而置之彼計失  
而 聖德益廣矣 上讀公疏曰相國右瑞豈  
少朕與公復曲爲申理瑞以是得毋死 上又  
疾欲幸與都公以保 聖躬防姦究爲對語甚  
切至 上雖英武難干於公言常假借用之  
上崩穆宗即位公推 先帝意罷齋醮土木復  
廷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縞  
素而修其遺又草登極詔益孳孳務急民和天

下庶幾以爲清明世公久繫藉觀故事品式明  
習典制中外倚重 上欲幸故邸公言 祖宗  
時非郊祀幸學耕籍不發大駕今 上即位無  
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  
始而示盛德休光於天下也上嚴公雖不輟幸  
而以頃刻歸不踰日矣亡何御史齊康授新鄭  
旨力詆公罪公引咎乞休于是九卿大臣皆爲  
公辨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傾  
仄見誅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

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棄群臣即食  
稻猶不可而况宴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併  
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官而使中貴以意問曰  
祀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  
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  
上欲以太監呂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  
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  
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諸恩

典率優異公曰腆矣一文墨吏何功于上固辭  
久之乃視事公雖探知陰陽說義調均而不詘  
大體以伸微旨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  
與中使李芳忤始嘆曰夫已蹈國冠之上而尚  
難持滿乎遂稱病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利六事  
公再疏辭獲允公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  
起以舊事啣公振暴其短謂遺詔為矯命誣君  
謀論白不果乃出其黨為監司郡守伺公諸惡  
少乘之構訟盈庭主者甘心至欲戍公諸子藉

其田四萬畝入官家會拱敗獲免公壽愷自如  
而諸後進嗾公若齊康蔡國熙筮東光陳懿德  
輩以惡疾死初諸後進皆公所卯翼或素講學  
于公所者逮公歸則競相齟齬公以媒進公嘆  
曰夫譙詬遇之亦譙詬報人新鄭之中我其理  
也若諸子者吾始信其鳳鳴而孰意其鷲翰耶  
吾乃今知人情矣甲戌孫元春舉進士公戒之  
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  
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諭

優渥吳俗豔之公善爲容平居端坐竟日無跛  
倚恢奇多聞辨論有餘每接賓客霏霏吐玉屑  
間雜以諧笑令人注神傾意誠門下客至無留  
門者雖老壽貴重而與年少官薄者游若輩行  
造請報謁不避寒暑有犯於公亦恬然不校家  
饒於貲而自奉甚約日闕無儲食所修輦下尺  
牘詳緻精謹人人若知己無不當意然竟以過  
勞得病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於正寢年八  
十有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

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  
抵嚴於法度不爲無益戲豫語王司寇稱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雷公徐劑  
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雨 穆皇如白日之麗天  
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  
日人以為知言云

贊曰文貞初貴譽望不過凡庸值相嵩既敗天  
下厭政之濁亂稍自振濯與之更始嚮其利者  
以歸德厥遭亦幸矣方 世廟操下如束濕

當事諸臣皆以不令被罰而公獨始終無瑕玼  
然失於 穆宗卒中多口新鄭秉政幾羅大禍  
豈始以削觚而終能正柄乎雖然黃臺之詠蒼  
梧之行卒中止者以公推至誠犯顏色若登極  
二詔傳會善意宿儒達士無以加矣卒獲忠貞  
之報宜哉

寄許敬菴學憲書

司馬署中伏領教益不啻若川潦之受灌於江  
湖也辛巳別後淹忽五載遂期君子之濡沫而

不可得抑何以自潤追惟曩日殊用銷魂關中  
自橫渠唱明此學而呂文簡復篤行古道於今  
故士子當浮靡之時獨能不失其淳質而茲以  
先生之雅正驅之伏前人之軌躅猶之援階而  
升舉壘而酌其易也若患其朴而取夫華縉者  
以文之則護夫枝而捐夫本兩失之矣先生其  
留意焉竊惟近世學者好爲名高而不務實際  
文必比于秦漢學必越乎宋儒而不知其皆趨  
于魔境外道也蓋學文者以辭障理而學道者

以理障事白黑相渝是非相擾道喪文敝無若  
此時矣而何幸秦人之俗猶存其淳質也先生  
主張斯道若欲嘉惠關中以及天下不必博求  
惟索之橫渠理一分殊之旨而已理一則不當  
專徇聞見分殊則不當獨尋本體古人于學問  
固自有極則也先生荷之哉時可雖吳下之阿  
蒙而心關洛久矣獨恨數年在事志牽於爲名  
而學雜於務博居諸轉積造詣茫然譬之南  
以道關洛其何能幾歸自黔中屏居吳山塵心

浮氣掃除大半第恨不得追隨先生如司馬署  
則離索之感胡能自裁伏願先生以嘉惠秦士  
者而分謦歎之餘以佐不逮使重沾江湖之潤  
其庶幾不終爲吳蒙哉

百拙子傳

海隅生萬壁余故交也晚年自號百拙而謁予  
爲文傳爲余問之子所以託於拙者何居生曰  
吁嗟不佞豈以拙自幸與無亦病其拙而號焉  
以志吾不平耳不佞操鉛槧且六十年所同學

者上之簪筆弭貂從容于省署次之秉鉞分符  
騰蹕於疆場不佞不得爲後人亦已矣即不佞  
敵年爲布衣者咸抱技能踴躍王公大人間而  
分啜其餘潤權行州域仇烈暴強又其下則大  
駟鉅校亦且游飲詬笑極欲於生前而不佞身  
則支離性則木彊鬱鬱皓首黃馘口約腹裁爲  
鄉里之所釜鬻者逐之而已矣此可以見拙者  
之效矣馮子曰子之爲巧爲拙未可知也宋人  
爲象楮也三年而成葉墨子爲木鳶也三年而

成蜚其巧也神弗過矣然而葉則難蔭蜚則易  
敗計功論效曾無咫尺之益屈穀之樹瓠也其  
大五石堅厚而無竅拙於樹矣梁宋之間河堤  
將決取二三以捍焉而功效過於淇園之竹則  
吾未知巧之爲拙而拙之爲巧也布衣游俠齷  
齷無論如若所稱從容于省署騰蹕于疆場者  
試執籌而程其能也盜賊發能禁耶夷陌不服  
能懾耶姦邪起能塞耶官耗亂能治耶四時不  
和能調耶歲穀不孰能適耶曰不能也曰若然

則吾且以爲象楮也吾且以爲木鳶也即子爲  
屈瓠而以彼律子其巧拙之相去也幾何生曰  
彼夫媸媸無能者爾若夫捷若承蜩決若揮刃  
持如斷山廓如涉海指顧而寧疆寓利元元若  
某某者其於不佞也巧拙之分則相懸矣馮子  
曰巧也拙也相懸也而相乘也鋒銳者先軋馬  
駿者先疲蘭膏之爲香且明也火愈燃而消愈  
亟若夫木而樗櫟牛而白穎豚而亢鼻則神人  
以爲大祥某某者固當今百倍之臣也前有危



慮之戒而後有覆顛之及彼其用於時巧而用於身拙神人所以爲不祥也子體雖支離而自逸性雖木彊而自遂朝一盂夕一觴鄰於墻垠宅於窈冥讒寇不及忌間不虞迹觀遐睹冥搜竒探他人之神日淫而不還而子固自如也子蓋拙於時謀而巧於身謀者也神人所以爲大祥者也胡得以此而羨彼哉生曰信斯言也拙不負吾而我更負拙矣生初治博士家言即流僞黨塾間久之以爲陋而肆力於古九流七略

稗官黃衣番吾之刻華山之博靡不探也蓋數年而病作矣則嘆曰夫此人間世也道飈石火須臾耳而顧傷生以奉生乎乃又棄去長齋而禮空王訟楞伽欲了悟本覺妙心期于不生不滅而又饒口好內則又不能而復嘆曰吾身恒河沙中微塵耳即使調心止觀戒德精嚴亦何能吼動天龍八部航淨土而室蓮臺也任心而行無修無證其賢於真修實證者乎於是周妻何肉浸淫並進矣里中以生學儒不成學佛又

不成則以爲妄庸人咸謝去生生亦恚謂俗子  
不足游騎而抵長安時鄉人顧御醫相國夏言  
客也相國託以代草若不給則倩生自助遂舍  
生上舍供具腆侈間飾俠邪二八爲侍生安之  
而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久之夏相國得生作  
竒焉折簡招生生恠相國不躬往謝却之其後  
陶真人仲文膺上寵貴震天下聞生有異術命  
客示旨于生欲薦入待詔生謝曰壁雖不才雅  
知義命不敢以他途求進仲文啣之或誑曰仲

文將以緹騎逮生生危甚逃歸海上而家徒壁  
立也授弟子室里中取糈自給癸丑島夷薄縣  
界空里中出舍奔避生母病疫且革生謂妻曰  
弟没而孤在若與孤俱東西而我與母俱死生  
若任宗祀吾任親身慎勿溝瀆此兒也妻攜兒  
出走生設茵深竹中昇母藏焉焚香籲天鞠脛  
戶限曰即余小子無良余母無罪若不幸有天  
殃壁請身當之居二日賊再至其門輒遷延疑  
有伏竟捨之而去又數月而生母卒則躬土手

樹哀號之聲人不忍聞明年館於周太僕家二  
暮忽嘆曰嗟乎我夫也而嘔嘔爲章句師役神  
佔俾是可耻乃歸海隅而海隅鄉苦沈菑室窳  
而人魚望彌東溟生傍徨無依時先大夫里居  
好行其德門下多蒯緱之士則以詩爲贄先大  
夫館而授之餐自辛酉至于今駸駸華髮墮顛  
鞠如枯鰕矣生任真好惟有虎頭之痴絕與家  
兄長卿善長卿于生至初設麥飯葱菜試生曰  
此陰就所以款井丹者也生佻浪怒罵曰井大

春幾爲孺子所侮已而出盛饌則曰可見可見  
長卿以一芝與生曰此從化城來生信之時以  
語人莫不絕倒每使者至必上書言民所疾苦  
爲畫便宜自負犁然中款而實迂濶鹵莽不可  
施于舉步其爲文甚爽朗而恨不能啓未振之  
秀詩甚有致而多累語每見斥於諸詩俠至拮  
以行酒草隸甚得古法而少道媚不爲時所愛  
重吁嗟生真拙矣獨其至行可取余是以傳焉  
馮子曰周鼎著儒而斲其指見大巧不可爲也

以子貢之稱械而見詘於漢陰彼豈有傷於物者哉而猶以爲純白不備道所不載也况夫狙伺事會以人壤自基其傷多矣又何貴焉嗟乎畸於人者耦於天乖於俗者契乎真君子終不以彼易此幸矣哉生之拙也予患在巧拙之間而恨其不能拙生乃慕其所患而棄其所幸耶若生者拙而拙矣

文所先生巖棲稿跋

先生自童時與余交幾二十年矣襟懷磊落有運量天下意余雅重之近自黔歸益進於聖賢之學講習六經即交足譎語亦能檢照用工密矣先公厚於貲而先生悉以讓諸昆季每至屢

空近直指公報命薦疏有云家  
徒立壁門無襍賓其語近實然  
其具文武之才蘊王伯之略世  
未能盡悉也是集多歸田後所  
作蓋能以六經之學為二史之  
文者也詩則出入漢魏六朝盛  
唐間格高律諧於古人何遜余  
雅不知文竊聞名流所評許謂  
王李不能逮知言哉世當有賞  
音者特為之引俟明公序焉  
乙酉十一月六日玉峯山人歸  
子遇有時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原  
本  
未  
畢

三